山東文化史研究

甲編

張立志著

本書據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39年版影印

自序

志欲從事研究山東文化史於茲已將八載矣。惜因歷年擔任教授時間過多，無暇執筆寫作。自客歲秋教授工作銳減，乃獲專心致力於研究。除撰有孔子弟子表及山東兩漢經師表外，並作有山東文化史研究四篇，卽導言，先史時代之山東文化，傳疑中之山東及西周時之山東是也。現已付印者爲二表及文化史之首二篇，餘俟與下年度稿一併付印。

山東文化史作者尚無其人。南朝東武城有崔慰祖者著海岱史一書，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惜僅半成，且今已佚，無由得見。淸嘉慶末又有安丘王馭超者窮兩年之力，輯有海岱史略一書，計百四十卷，起自兩漢，迄於明季。自稱：「是書也，忠臣孝子文苑武功無不備，嘉言懿行豐功偉烈無不具。先哲之規蹈，後事之師也。况卽一省之人才，見累朝之政治，知人論世儻在斯乎？觀其得位行道，言聽計從，君明臣良，相得益彰，則忻然而喜。若其忠而被謗，信

而見疑，憂讒畏譏，動輒得咎，則悄然而悲。兩年之中孜孜矻矻，而予之藉以賞心蓋無窮矣。」又謂：「是書考訂詳密，於前志之遺者補之，濫者正之。巽日續修新志書，或有取焉，則爲功於山東文獻甚鉅。」許鴻磐序是書，謂：「吾友安邱王子約齋著海岱史略一書，可謂矯俗學之陋，而肆於古者矣。……今王子所編雖限海岱一隅，然非正史所載槩置不錄。又於其嘉言懿行豐功偉績，摭各傳而備書之，比寰宇記爲加詳，較各通志爲有據，俾讀者見其幽光潛耀，則動砥名礪行之思；見其行義達道，則起忠君愛國之忱。或有遭讒被謗，則仰其處亂世涉末流，皭然不滓之操，與觀羣怨備其旨，潛見惕躍得其時。誠足拓開萬古，盱衡百代。著述之有關學術者，莫要乎此。彼陳留耆舊，會稽先賢，西州後賢等傳，尙膾炙藝林，倘以此視彼，挈長度大，知不可同年而語矣！」

王氏史略誠爲蔚然大作，編纂考訂亦煞費苦心，不失爲名著。惜是書全取諸正史，非正史所載者皆不錄；故是書可謂爲海岱名人傳記輯鈔，或簡稱之爲海岱名人史鈔，「海岱史略」似名實不符。加之其斷限又爲起自兩漢，迄於明季，

古代及近世，皆未涉及，可謂首尾皆缺，實屬憾事。蓋吾國舊史多爲皇帝將相名人之集傳，其有書志者甚少。王氏因所處時代關係，其著作自難超出舊史範圍。以現代平民化科學化之史學眼光評判王氏著述，自爲責難過甚。

現代史學已趨平民化；故史學範圍不應以帝王將相功臣名人爲限，凡有關平民生活之各方面皆須論及之，如學術，宗教，藝術，思想，民族，社會，經濟，國際交通，工商製造等，凡有關人類文化者皆宜論及之。是以山東文化史之研究範圍自不應以政治軍事爲限，舉凡歷代山東人對學術思想之貢獻；佛道回耶諸教之興替，寺觀之建築，佛像之雕塑，壁畫石畫之演變精粗，異族之侵入，他省人民之移來，本省人民之遷出，社會之流變，經濟之豐窘，鹽鐵鑛冶之開發與稅收，黃巢拳匪等之起因與影響，與外國之交通，及工商業之進退等等皆將論及之。

現代史學已趨科學化；故已往對於神話傳說皆認爲信史者，今則不得不慎加考究，若無充分憑證，則礙難置信。反而言之，已往認爲不可信之傳說，而最近

有古物之發現可爲左證者，則又不得不認爲信史。如尙書竹書紀年及史記殷本紀關於殷之記載，往昔學者多視爲疑問。然近今因殷墟甲骨文之發現，殷代帝王世系，貞卜情形，宗敎信仰，社會組織，方國都邑，紀年月日法，文字書體，宮室建築。婚姻官制，農業工藝，祭祀樂舞等等，皆漸一一徵實矣。

山東文化史誠有研究之必要。中國文化受儒家影響至深且鉅，周公孔孟爲儒家重要人物，而周公封於魯，孔孟亦皆生於魯，故或稱山東爲中國之聖省。按近人考究及古物遺址之發現，山東或即中國文化發祥之地。秦漢而後，山東名人碩學踵起輩出，如兩漢之伏勝，申培公，轅固生，叔孫通，孔安國，鄭康成；三國之諸葛忠武；晉之王祥，羊祜；南朝之何承天，臧榮緒，檀道濟；唐代之房元齡，秦叔寶；五代之王彥章；宋之王禹偁張齊賢；明之于愼行，左懋第，戚繼光；清之郭華野，馬宛斯，李之芳，王漁洋等其尤著者也。此外，歷代山東在經濟，藝術，工商業等方面亦恆佔重要地位，山東文化史研究之範圍既廣，史料蒐集鑑別，又需若干時日，則此工作決非一二年內所可完成。兄志學殖

淺薄，見聞寡陋，自難有極可觀之成績。現時付印之三篇亦入手研究之最初嘗試而已。時日旣促，參考書籍又少，舛誤掛漏，自知難免，希海內外名達幸教正之。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琅邪東莞張立志謹記。

例言

一，本編係研究性質，史料之蒐集，在可能範圍內，務求廣博，不以正史爲限，諸子百家亦雜採之；而於史料之鑑別則力求精嚴，不輕疑信，若無可信之憑證，雖載在經典，不敢置信。反之，若有可信之確據，則雖出於雜家，亦不懷疑。要在有無可信之確證，而依之以推斷是否爲事實而已。

一，本編研究範圍，自先史時代起，止於清末。中國考古學雖尚幼稚，發掘遺址仍少，然在山東者已有歷城城子崖；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諸城單頭村數處之發掘。此外在青州周村濟南附近之大辛莊，等地亦已有先史遺物之發現。本編依據現有之史料，作有極簡陋之先史時代之山東文化一篇，日後考古學發達，新材料增加，當再補作。

一，本編寫作格式依舊，而方法從新，凡徵引之文，皆注明出處之卷葉（或頁）數，以便對證；並附有引用書目，注明版本，略分類別，先後排列，以資

稽核。既不願掠美，亦不圖取巧，更不敢藏拙。

一，凡重要年代下，皆附有公元紀年，以便計算前後，與距今之遠近。

一，左圖右史，由來已久。本編附有地圖五張：一爲山東地勢略圖，蓋地勢與人文有密切之關係；山東交通圖，備有鐵路，運河，黃河，小淸河等，及汽車路線；交通與文化亦極有關；其餘三者皆爲歷史地圖，卽五帝時之山東圖，夏代山東圖及商代山東圖是也。三圖皆古墨今朱，釐然紙上，古地何名，當今何地，一目了然。古地確當今何地往往不易考知，務求盡量使之相去不遠，舛誤之處，自屬難免。大雅君子幸致正之。

附注

一，孔子弟子表，山東兩漢經師表，原擬一入國學彙編，一令單行；茲因印刷局關係皆附於本編後。

一，本編印刷倉促，校讀欠精，故有錯誤若干，因作勘誤表附編後，以便對正。標點符號之遺漏者，恕不印入勘誤表；惟其誤者則表正之。（已訂正，此表省。）

引用及參考書目

尚書注疏　阮元　十三經注疏本。

尚書大傳　伏勝　左海全集本。

尚書詳解　夏僎　武英殿聚珍版本。

禹貢會箋　徐文靖　志寧堂刊本。

周易　四部備要本。

周禮注疏　阮元　十三經注疏本。

禮記注疏　同上。

毛詩注疏　同上。

孟子注疏　同上。

左傳注疏　同上。

爾雅　郭璞注　古書叢刊本。

爾雅疏　邢昺等校　四部叢刊續編本。

史記　司馬遷　百衲本。

漢書　班固　百衲本。

晉書　房玄齡等　百衲本。

宋史　脫脫等　百衲本。

歷代輿地沿革圖　楊守敬　觀海堂刊本。

中國分省新圖　丁文江　翁文灝　曾世英編，申報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再版本。

通鑑稽古錄　司馬光　四部叢刊本。

通鑑外紀　劉恕　江蘇書局本。

繹史　馬驌　金匱浦氏刊本。

山海經　郭璞傳　古今逸史本。

竹書紀年　沈約注　古今逸史本。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朱右曾輯　王靜安校補　學術叢編本。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王靜安　學術叢編本。

世本　張澍輯　二酉堂叢書本。

孔子家語　王肅注釋　汲古閣本。

家語疏證　孫志祖　式訓堂叢書本。

孔子弟子目錄　鄭玄　漢魏遺書鈔本。

孔子弟子考　朱彝尊　學海類編本。

孔子門人考　同上　同上。

越絕書　袁康　漢魏叢書本。

說苑　劉向　四部叢刊本。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叢書集成本。

古史考　譙周　平津館叢書本。

路史　羅泌　酉山堂刊本。

遁甲開山圖　闕名　說郛本。

華陽國志　常璩　函海本。

闕里志　孔對寅　刊本。

闕里文獻考　孫繼汾　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闕里述聞　鄭曉如　華文堂刊本。

曲阜縣志　潘相歆　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十三州志　闞駰　二酉堂叢書本。

括地志　孫星衍輯　正覺樓叢書本。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武英殿聚珍版本。

太平寰宇記　樂史　紅杏山房刊本。

元豐九域志　王存等　武英殿聚珍版本。

輿地廣記　歐陽忞　武英殿聚珍版本。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振綺堂仿宋刊本。

齊乘　于欽　乾隆四十六年周氏刊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顧炎武　敷文閣聚珍版本。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　敷文閣刊本。

方輿類纂　溫汝能　文畬堂刊本。

山東考古錄　顧炎武　山東書局重刊本。

續山東考古錄　葉圭綬　山東書局重刊本。

雍正山東通志　岳濬等　刊本。

宣統山東通志　孫葆田等　山東通志刊印局排印本。

水經注　酈道元　武英殿聚珍版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乾隆四十七年敕撰　小字刊本。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梁任公　清華周刊叢書本。

四部正譌　胡應麟　辨僞叢書本。

古今僞書考　姚際恆　辨僞叢書本。

中國遠古之文化　安特生　地質彙報，第五號，第一冊

城子崖　李濟之等　民國二十三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發行。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總報告　同上。

石雅　章鴻釗　地質專報乙種，第二號，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小屯龍山與仰韶　梁思永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觀堂集林　王靜安　密韻樓仿宋聚珍板本。

古史新證　王靜安　國學月報，第二卷，八，九，十號合刊，王靜安專號，樸社發行。

三代地理小記　王靜安　雪堂叢刻本。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本，第一份，國立中央研究院編輯，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安陽發掘報告　第四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印行。

卜辭通纂考釋　郭沫若　一九三三年出版。

鐵雲藏龜拾遺　附考釋　葉玉森　五鳳硯齋本。

簠室殷契徵文考釋　王襄　天津博物院出版。

甲骨學商史編　朱芳圃　上海中華書局印本。

國學彙編　第二冊，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民國二十二年出版。

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　明義士　齊大季刊，第二期，民國二十二年出版。

韓非子　古書叢刊本。

墨子　百子全集本。

墨子閒詁　孫詒讓　宣統二年刊本。

尸子　孫星衍輯校　平津館叢書本。

呂氏春秋　呂不韋　四部叢刊本。

南華眞經　莊子　四部叢刊本。

鬻子　鬻熊　百子全書本。

新語　陸賈　三十六子全書本。

淮南子　子書二十三種本。

潛夫論　王符　四部備要本。
春秋繁露　董仲舒　四部叢刊本。
白虎通　班固　古今逸史本。
風俗通　應劭　秘書二十一種本。
拾遺記　王嘉　古今逸史本。
三輔決錄　趙岐　十種古逸書本。
書斷　張懷瓘　左氏百川學海本。
金樓子　梁元帝　知不足齋叢書本。
太平御覽　四部叢刊本。
"Shantung", by R. C. Forsyth,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12.
"Shantung", by Alex. Armstrong,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Shanghai, 1891.
"The Birth of China", by H. G. Creel, Jonathan Cape, London, 1936.
"Children of Yellow Earth", by J. G. Andersson, Kegan Paul, London, 1934.

"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by L. H. Dudley Buxt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29.

"Jade", by Berthold Laufer,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U. S. A., 1912.

山東文化史研究甲編 目錄

附 挿圖目次

附表 二

山東文化史研究

一

張立志

導言

山東在中國史上地位之重要

山東爲中國之聖省——山東史乃中國史之一部。山東爲齊魯舊域，在中國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近三千年來中國文化可謂受儒家學說支配最大，迄今仍受其影響。集儒家大成者爲孔孟，而孔孟皆生於山東。故或稱「山東爲中國之聖省」"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謂山東爲中國文化之發祥地殆無不可。美人司美次 Arthur H. Smith 謂：

中國所有諸行省中其最大可研究之價値者，厥爲山東。現時山東之一部即

古代著名之魯國，至聖孔子即降生其地。因山東與孔聖之關係無法分離，故山東可稱為中國之聖省。孔子生於魯，居於魯，卒於魯。形式簡樸之孔子墓，已存在二千三百九十年，位於曲阜城北，為全國謁聖者所常遊覽之一要地。此乃自然當然之事。曲阜附近孔子生時之紀念物甚夥。曲阜城南二十五里，孟村之東，孟子墓在焉。……（"Shantung". by Forsyth pp. 3-4.）

茲將英文原文附後：

"There is none of all the Provinces of China better worth studying than Shantung,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which formed the famous state of Lu. Here was the home of Confucius, and it is its indissoluble association with the foremost of China's Sages which gives to Shantung its claim to be regarded as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t was here that Confucius was born, here he lived, and here he died. His simple grave, 2,390 years old, to the north of the city of Chü-

fuh:ien, is naturally and very properly one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of pilgrimage in all China. The whole region abounds in memorials of the classic time in which he lived. Twenty-five li farther south, to the east of the village of Mengts'un, is the grave of Mencius. . . ." ("Shantung", by Forsyth, pp. 3-4.)

此外英人阿木斯莊氏 Alex. Armstrong, F.E.I.S 亦曾撰山東一書。在序文中自述其選作山東之原因

……余選擇山東之原因甚多，茲列舉其中數條：

山東爲中國史中最有興趣最可紀念諸省之一。

山東爲孔子降生之地。

……

中國最神聖之五嶽，其一在山東。

……

茲將原文附後：

I selected Shantung for many reasons, the following among others:

It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celebrated Provinces in Chinese history.

It is the birthplace of Confucius.

It contains one of the most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a.

.... ("Shantung," by Armstrong, P. vii.)

山東在先秦時代已爲中國文化之重要中心——孔孟尚爲春秋戰國時人物。據最近城子崖（在濟南東七十五里之龍山鎭附近）之發掘，可知山東在遠古之先史時代已成爲中國文化之重要中心。李濟城子崖序：

「但城子崖遺址的重要，卻遠超我最初所說理由之上。由這遺址的發掘，我們不但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了一個新的端緒，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個可循的軌道。與殷墟的成績相比，城子崖的雖比較簡單，

卻是同等的重要。……

有了城子崖的發現，我們不但替殷墟一部份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這一本報告所記錄的城子崖文化的內容有幾點是應當特別注意的。

（一）遺址內無疑的包含兩層文化；在地層上及實物內容上均有顯然的區別。

（二）上層文化已到用文字時期；證之古史的傳說，似為春秋戰國時之譚城遺址，其時代當即可由此推定。

（三）上層文化最著的進步為用青銅，有正式的文字；陶器以輪製為主體。其餘的物質均似直接承襲下層，略有演變。

（四）下層文化為完全石器文化。陶器以手製為主體，但已有輪製者。所出之黑陶與粉黃陶，技術特精，形製尤富於創造；此類工藝到上層時似已失傳。

（五）城子崖最可注意之實物爲卜骨。由此，城子崖文化與殷墟文化得一最親切之聯絡。下層兼用牛鹿肩胛骨，上層只用牛肩胛骨；故上下兩文化層雖屬兩個時期，實在一個系統。

這組文化包含的意義，與仰韶殷虛及殷虛附近之後岡遺物比而更顯明。構成殷虛文化最緊要之成分——骨卜，遂得一正當之歸宿。（城子崖，頁XI至XV.）

龜卜基於骨卜，殷商文化基於城子崖文化——李濟城子崖序：

骨卜習俗之原始及其傳播在現代民俗學中仍爲一未解決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的，大概都追溯到中國三代的龜卜爲止。但殷虛發掘已經證明中國的龜卜還是從骨卜演化出來的。殷虛所出卜用的骨實比卜用的龜多。就那一切技術說，已到極成熟的時期，故殷商時代這種習俗必具極長期之歷史背景。這種歷史的背景在那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分佈極廣的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中，毫無痕跡可尋。但在城子崖遺址。却找出來了。因此，我們至少

可以說，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原始在山東境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這關係認清以後我們在殷虛殷商文化層下又找出了一層較老的文化層，完全像城子崖的下層黑陶文化。事實上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上。在殷虛附近的後岡我們也找到同樣的證據。故城子崖下層之黑陶文化實代表中國上古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的階段。他的分佈區域，就我們所知道的，東部已達海岸，西及洹水及淇水流域。繼續的搜求或可證明更廣的範圍。

……城子崖的上層文化，雖似為春秋戰國期的譚國文化，但就黑陶文化言，那只是一個尾聲。黑陶文化的正統表顯於城子崖下層者，似已到了鼎盛時期；這是可以由黑陶的形製及技藝完全證明。……（城子崖，頁八）

骨卜的重要——由城子崖發現之卜骨及黑陶可知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期文化之最重要成分，顯係發展於山東境內。李濟城子崖序：

單就骨卜言，除了孕育殷商期中國早期的朝代文化外，後來又東傳至日本

，北至通古斯及西伯利亞之濱海民族；歷史期間的韃靼民族也浸染了這個習慣，以後西播，直到愛爾蘭摩洛哥一帶。現在我們可以知道這習俗的沿革最早的一段，似與黑陶文化有分不開的關係。最顯要的證據，就是在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黑陶文化遺趾中，都有卜骨的遺存。黑陶的遺址，既散佈在山東及河南的東部；中心地點大約總在山東一帶。……在殷虛所代表的中國最早期的歷史文化中，據一切的經驗看來，骨卜不但是那時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繫，中國文字早期之演進大約骨卜的習慣有極大的推力。城子崖的卜骨雖無文字，然那時的陶片已有帶記號的；可見下層的城子崖文化已經完全脫離了那『草昧』的時代了。凡此一切都給予我們一個强有力的暗示，就是，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期文化的一個最緊要的成分，顯然是在東方——春秋戰國期的齊魯國境——發展的。要是我們能把城子崖的黑陶文化尋出他的演繹的秩序及所及的準確範圍，中國黎明期的歷史就可解決一大半了。我們相信這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一個極可遵循的軌道，對於中國上

古史的研究將成一個重要的轉點。……（城子崖，頁XV至XVi）

傳說中之山東——帝王世紀謂炎帝神農氏都陳，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帝退而修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帝徙都於魯。魯即今山東之曲阜。帝王世紀：

神農氏姜姓也，……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營都于魯。（太平御覽，卷七十八，頁五。）

馬驌繹史所引帝王世紀文與太平御覽所引者略有出入。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都于陳，又徙魯。……諸侯夙殺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繹史，卷四炎帝紀，頁三。）

叢書集成本帝王世紀所載神農事與太平御覽略同。

史記稱黃帝登丸山及岱宗。丸山在今山東臨朐縣境；岱宗即泰山。五帝本紀：

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史記，帝紀，卷一，葉四。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丸山卽丹山，在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正義謂：『岱宗卽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據此可知山東大部皆在傳說之黃帝領域內。

堯時禹平水土，置九州；海岱惟青州，濟河惟兗州。至舜時又分青州爲青營二州。青兗皆今山東地，徐州北部亦在山東境。禹貢：

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阮刊宋本尚書注疏卷六，葉六，九，十。

又舜典：

肇十有二州，……阮刊宋本尚書注疏卷三，葉十三。

注謂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

春秋時代之齊魯——春秋列國見於載籍者，凡百四十餘；然其重要者僅十餘國，齊魯尤爲著名。周室之所以能北逐胡狄，南抗蠻夷，而得以延長其壽命者，厥惟前後繼起之霸主是賴。霸主中之最先出現而具有强大能力者又爲齊國。史記齊太公世家：

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世家卷二，葉三至四，又葉三十六。）

管仲相桓公稱霸中原，尊王攘夷，實當代盛事。故孔子曰：『五霸桓公爲盛。』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齊桓公亦頗自負。齊太公世家：

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史記，世家卷一，葉十一至十。

魯爲周公旦封國，周公制禮作樂爲儒家重要人物。孔孟皆生於魯；孔門弟子多至三千，身通六藝者且七十二人。魯爲聖人之鄉，齊亦近聖人之地；故孔門弟子以二國之人爲獨多。孔子世家：

……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史記，世家，卷十七，葉二十五。

孔子家語觀周：

……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家語，卷三，葉二。

又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家語，卷三，葉四。

七十二弟子解更將顏回等七十二人一一介紹，籍貫，年齡，特性多爲注明。案現行之家語學者多認爲王肅僞託，孫志祖著家語疏證一書論之詳矣。陳鱣家語疏證序：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有專書。同郡孫頤谷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余讀而嘆曰：「詳哉言乎！」是猶盜者之獲得眞贓矣。案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歟？……至于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

爲解。……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爲篤論。……（家語疏證序，頁一。）

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孔子家語列於子部儒家類第一，並評之爲『自唐以來知其僞而不能廢』之書：

……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特其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僞而不能廢也。（卷九十一，葉四至五。）

史記稱『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家語謂『入室升堂者七十餘人』，並有七十二弟子解；然孔子弟子實不止七十二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著錄七十六人（四部叢刊本七十六人。汲古閣本亦七十六人。），與叔孫會合傳者有孫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蘇轍古史著錄七十九人，鄭漣校鄭玄孔子弟子目錄共載七十九人，闕里文獻考采錄八十人。朱彝尊孔子弟子考著錄九十八人。余採集衆說撰孔子弟子表共列

百零二人。此百零二人中有籍貫可考者凡九十人，此九十人中有六十六人爲魯籍，五人爲齊籍。故孔子弟子之百零二人中，隸籍山東者至少有七十一人；然則有籍可考之九十人中，隸籍山東者幾佔百分之八十矣。（詳見拙著孔子弟子表）

朱彝尊孔子門人考著錄三十人，有籍可考者九人，其中隸籍齊魯者佔六人、公羊高、穀梁赤、子思其尤著者也。亞聖孟子亦魯人；孟子弟子隸籍齊魯者亦復不少，公都子，公孫丑，萬章其最知名者也。

孫詒讓墨子傳略言墨子塙爲魯人：

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呂覽當染愼大篇注）或曰宋人。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考之當以魯人爲是。

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卽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墨子閒詁，墨子傳略，葉二）

據以上可知齊魯在春秋時代於政治文化皆佔極重要之地位明矣。

兩漢經學名家多爲山東人

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

六經又爲儒家重要典籍；然以厄於秦火及項羽之屠焚咸陽，六經乃多殘缺，幸賴兩漢經學名家傳授蒐藏，六經始得大部保留，漢儒之功偉矣。而兩漢經學名家又多爲齊魯人。漢初著名經師凡八，而齊魯居其六。漢書儒林傳序：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前漢傳五十八葉

後漢立五經博士十四，而以齊魯經師爲宗者又居大半數。後漢書儒林傳序：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後漢列傳六十九上，葉一至二。

易分四家，齊魯居其三，卽孟喜（齊人）梁丘（魯人）是也；且京房爲東郡人，蓋亦隸籍山東。且孟梁及施讎俱出田何，何又爲齊人。尚書三家俱爲齊魯人

，歐陽生（齊人），大小夏侯（勝建皆魯人），且三家均出濟南伏生。詩分三家，其二爲齊魯人，即申培公（魯人）轅固生（齊人）是也。禮分二家，戴德戴聖均爲梁人，而同出高堂生（魯人）。春秋二家，其一爲魯人，即顏安樂是也。

此外有孔安國（曲阜人）以古文尙書著稱，毛亨（魯人）以古文詩經知名。而集兩漢經學大成者又爲鄭玄，玄乃齊高密人。後漢書鄭玄傳論：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列傳。二十五，葉二十二至二十三。）

其餘兩漢經師隸籍齊魯者，如貫直，歐陽高，庸譚，張匡，后蒼，何休等不勝枚舉。據最近蒐集所得，山東兩漢經師凡二百三十七人。（見拙著山東兩漢經

後漢齊人左伯發明造紙。

師表」。此外遺漏及史籍無可考者又不知凡幾。蓋齊魯乃孔孟故鄉，受薰陶最深，是以戰國時代，擾亂紛紜，儒術衰替，惟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故流傳較易。

後漢齊人左伯發明造紙　紙爲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對於世界文化發展有極大之貢獻，此爲中外學者所公認。後漢宦者蔡倫發明以敝布魚網等造紙。倫以外因造紙著名者又有左伯。伯字子邑，山東東萊人。張懷瓘書斷列傳：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又甚能造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暉光，仲將之墨一点如漆。……（書斷一，葉六。）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諸書並善。題署尤精。……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書斷一，葉七。）

趙岐三輔決錄載韋誕奏：

韋誕字仲將，……洛陽鄴許二都始成，命誕銘題以爲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葉二十五。

山東形勢之險要 —— 山東形勢極爲險要，在中國歷史上恒佔極重要之地位。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山東。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邊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悉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卷二十五，葉六。

山東既險要如是，故春秋而後屢居全國首要地位，第以累經變亂始漸削弱。天下郡國利病書：

春秋戰國之時，承以太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之取威定伯，民賴休息，行

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者是已。國勢如之何其弗强哉？楚漢之世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而黃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兵革。重以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涼削弱。卷三十五，葉六

顧祖禹言山東最爲京師患，由河漕海運立論，並列舉歷代事實以爲左證。讀史方輿紀要山東方輿紀要序：

山東之於京師犬牙相錯也，語其形勢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荆揚之曠衍；然而能爲京師患者莫如山東。何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貫於山東，江淮四百萬粟皆取道焉。蘇徐沛北境以接於滄景之南幾八百里，而南旺分南北之流高下懸絕。於是相地置閘，隨時啓閉以爲輓輸之助。脫有不逞之徒乘間竊發，八百里中丸泥可以塞也，蟻孔可爲災也。吾慮咽喉忽焉而中斷耳。

或曰：漕舟必出於山東，故山東能爲京師患。能修元人海運之制，風帆頃

刻竟抵京師，則山東必無能爲害矣。曰：山東不濱海爲國乎？自濱州霑利之間，取途渤海，竟指天津不過五百餘里，繇登萊而指旅順亦不過五百里。天津河漕海運之道所輳集也，登萊旅順間又海運之途所必經也。脫有狡猾之徒憑依島嶼，碣石以南，滄瀛以東，所在蠢起，海運其能以無阻乎？然則將奈何？曰山東者馭之得其道，則吾脣齒之助也；失其理，則肘腋之患也。吾嘗俯仰古今而知能爲幽燕患者必於山東。周錫齊侯之履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故山東之國齊爲最强。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皆在燕之東境。是時燕弱小，傳曰：齊謀山戎以其病燕也。蓋齊之於燕直卵而翼之矣。魯昭公七年齊侯伐燕盟於濡上。是時齊景公之世，燕人猶且納女歸賂於齊，誠畏之也。

戰國時齊燕有不兩立之勢。子噲之亂齊宣以五都之兵伐之，五旬而遂舉燕。燕昭王以樂毅爲將，合秦趙韓魏之師而後能雪恥於齊。既而田單復定齊地。燕武成王七年田單伐燕拔中陽，燕人不敢報也。是何也？齊之於燕也

壞相錯也，非有過都歷國之艱，涉山踰河之阻也。天下之勝勢不在秦必在齊。在齊則必起而爭燕，起而爭燕道博濟向滄瀛，不出十日戰於燕之城外矣。」一觀於元之末季田豐毛貴不過烏合之徒，一旦竊據青齊，遂能北趨河間，踰直沽，破薊州，略柳林，直逼元都。當此時江淮以南元人不遑復問矣。

明太祖命將取元都，亦先下山東，會師於東昌臨清之境，然後下德州，克長蘆，逾直沽，舟師步騎夾河而向元都。元人不且胥遁哉？……

唐末王僊芝起於濮州，黃巢起於寃句，初不過聚饑寒轉死之民爲縱橫竊掠之計，馴至流毒天下，：傾唐祚。何爲其不足慮也？

然則用山東者宜如何？曰以自守則易弱以亡，以攻人則足以自強而集事。齊桓公南征北伐，用霸諸侯。孝公以後齊僅爲自守之國，是以終春秋之世，累代聽命於晉，幾夷於魯衛，斯亦不用齊之明效大驗耶。（序 葉一千四。）

今者科學倡明，火車輪船飛機風行，然山東仍不失爲一要地。膠濟鐵路橫亘其

中，津浦縱貫西境，隴海橫經其南。青島煙臺威海龍口又均爲海運海軍要地。

山東之鹽鐵——鹽鐵爲用最廣而最要，齊以山東富於鹽鐵而首霸諸侯，其後歷代得利於山東鹽鐵者甚鉅。天下郡國利病書：

山東物產豐饒甲於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乎。粵自管仲相齊實興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舉兵。」故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鐵一刀之所用，無弗算及。卒以一區兼二國之籍者六十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常自煮，亦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宏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煮鹽鑄鐵。鹽官二十八群而山東居其七，鐵官四十群而山東二十二。……唐開元天寶之間劉彤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爲課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宋人鹽利多取之河北解池，鐵官亦不常設。南渡以後山東陷於金元不足言已。元人於青齊諸郡增置鹽場開立銅冶

賓成通和昆吾……

雖然管子立法苛重，然國勢賴富强。漢唐以來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登州之金三千九百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卷十五、葉八至十、

明清以降迄於民國，山東鹽稅仍爲國家收入大宗，惟鑛冶不甚發達耳。

山東海運漕運之重要

故山東海運漕運亦極關重要。天下郡國利病書：

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濱海爲界椎勃海云。…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海，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於茲乎？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郡。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原，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

，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

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靑入河；徐州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堤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

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淸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挽至臨淸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道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淸，引汶絕濟，直屬漳衛，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此亦嘗行之。後尙書宋禮等復浚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

卷三十五，（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方輿紀要序論山東）
葉三至五。河漕海運之重要，已見前引，茲不贅。

山東之沿革——山東之稱，古非專指今山東而言：天下郡國利病書：

山東古兗青徐之地，視秦在秦行山之東故稱山東。卷三十五，葉一。

山東之稱古或指關東言，或指太行山東言，不專指今山東也。卷之首，葉十二。

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

顧葉之言誠是，古代史書用「山東」名稱而非指今山東者所在多有，不暇枚舉。專以齊魯爲山東始於五代，以山東名今地始於宋金。續山東考古錄：

唐末五代以來始專以齊魯爲山東。原注：五代孫晟密州人，江南野史以爲山東人。野史又以史虛白爲山東人。陸游，南唐書稱爲齊魯世家。

宋史李迨傳爲濟州通判，高宗即位於南京授山東漕運使。以山東名地以命官自此始。原注：畢再遇傳建炎二年殿帥郭倪招撫京東山東。按是時金已改宋京東爲山東，而金之山東西路地，不能盡宋之京東西路地，故以京東

山東舊言也。卷之首，卷十二。

按宋高宗即位於南京，事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五月（高宗紀卷五）。即位後遂授李廸山東發運使。葉氏稱是時金已改宋京東爲山東。金史地理志有「大定八年（一一六八）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之記載。海陵本紀正隆四年（一一五九）已有山東路之名稱。然宋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適爲金太宗天會五年（一一二七）。是年金人正攻略山東，太宗本紀：「天會五年五月撻懶徇地山東」，「十二月宗輔伐宋，徇地淄青」，六年（一一二八）「宗弼破宋鄭宗孟軍于青州。」然則金改京東路爲山東路應在天會五年（一一二七）之後，不應在以前。

按傳說古有九州十二州之劃分，蓋皆以天然之山川河海爲界，然九州究始於何時不可詳考。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也。然尚書舜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一語，此十二州又各爲何？經無明文。孔氏傳則云：

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幷幽營也。書疏三，葉十三至十四。

孔穎達疏引正義說明分爲十二州之原因：

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幷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書疏三，十五。

可知堯舜時之九州十二州，皆係依據禹貢職方爾雅推測而來。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

，分齊爲營州，於是遂爲十二州也。

若以上推臆爲近實，堯於平水土，舜居攝後，（公元前二三五七—公元前二二八三）分九州，如禹貢所云，今山東爲堯時之青州全境，兗州南境，徐州北境，豫州東北隅。在舜時則爲兗青徐營豫之地矣。此處所謂舜時即自舜居攝（公元前二二八三）起，至舜卒後（公元前二二〇六）止。至夏代又復九州之制。至于禹爲何廢十二州，復九州，又不可解矣。

夏代（公元前二二〇五—公元前一七八二）山東爲青徐及兗豫四州之地。青州全境，兗州南境，徐州北境，豫州東北隅皆在今山東省境。禹貢：

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荊河惟豫州，……導菏澤。（書疏六，葉六至十七。）

蓋登萊二府，青州府除博興一縣，濟南府之歷城、長清、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皆古青州地。濟南府之齊河、濟陽、臨邑、禹城、平原、陵縣、德平、齊東、德州，曹州府之菏澤濮州范縣朝城鄆城，兗州府之陽穀壽張，青

州府之博興，東昌武定二府，臨清一州，皆在古兗州南境。沂州泰安二府，兗州除陽穀壽張二縣，曹州府之鉅野城武單縣濟寧州爲古徐州北境。曹州府之定陶曹縣居古豫州東北隅。

殷（公元前一七八三—公元前一一二二），州制不可考，或謂爾雅釋地所載爲殷制。爾雅釋地第九：

河南曰豫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齊曰營州。（注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

爾雅、卷三，葉十五至十六。

如此爲可信，則山東爲殷之營州，兗州南境，徐州北境，豫州東北隅，與夏略同。

周代（公元前一一二二—公元前七二二）今山東地爲青州，兗州南境，幽州東南，豫州東北。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河

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濟，其浸曰菑時，其利漁鹽，……周禮疏，卷三十三、葉九至十二。

據此可知周之青州幷有夏殷徐州大半，其西南侵入豫州，其東北割入夏之青州，殷之營州。幽州則分有兗州近海之地。兗州南展踰濟而有舊徐州地矣。

春秋（公元前七二二－公元前四七九）時今山東爲齊魯晉衞宋曹諸國地；此外小國尚多，如莒杞介譚滕薛郳等是也。戰國（公元前四七九－公元前二二一）時爲齊魯及趙魏楚五國地。

秦（公元前二二一－公元前二〇七）併六國，於今山東地置九郡，然惟齊郡全境在今山東內，薛琅邪二郡在山東境者約十之八九，東郡碭郡次之，鉅鹿又次之，泗水又次之，邯鄲郡則惟南曲一縣而已。

今山東爲前漢（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後八）之青州及兗州徐州冀州豫州幽州之一部。後漢（公元後二五－二二〇）屬青徐兗冀豫五州；三國（公元二二〇－二六四）魏同。晉（公元二六五－三〇六）初分屬青兗徐豫冀司六州。永嘉

（三〇六—三一二）後爲後趙前燕前秦南燕所有。晉義熙五年（四〇九）劉裕平南燕仍爲兗徐青三州。

南北朝時今山東爲劉宋（四二〇—四七八）之青州兗州僑冀州及徐州地。後魏爲青州齊州濟州光州膠州南青州北徐州，又兗州徐州司州冀州滄州西兗州豫州東徐州揚州地。高齊因之，惟無揚州。

宇文周時今山東爲青州齊州濟州魯州光州膠州莒州沂州，又兗州曹州徐州洛州冀州滄州魏州貝州邳州地。

隋文一統，開皇初廢郡爲州，今山東爲青齊萊密徐沂兗豫冀曹滑鄆濟魏滄德貝十七州地。大業間又改州爲郡，復置北海魯齊東萊高密瑯邪東平濟北平原，又濟陰渤海武陽梁東彭城清河下邳十九郡。

唐代（六一八—九〇六）今山東爲河南道河北道地。唐初於兗州置中都督府，齊州置下都督府，尋以權重罷之。至德（七五六—七五七）後今山東地分隸淄青平盧軍天平軍泰寧軍三鎮，又爲義昌天雄昭義宣武武寧五鎮地。

北宋（九六〇－一一二六）時今山東爲京東東路京東西路，又河北東路河北西路。金爲山東東路山東西路，又大名路南京路河北西路地。山東之名始於此。

元代（一二七七－一三六八）以中書省統山東河東河北之地爲腹裡、爲道八，謂之內道。今山東其山東東道山東西道，又燕南道河北道地也。

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洪武初置山東行中書省於益都，九年（一三七六）移治濟南，尋改置山東承宣布政使司、然兼統遼東都指揮司，今山東非其全境也。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及民國皆因之。

二

先史時代之山東文化

城子崖文化可代表一種普遍文化——關於山東先史時代之史料，現仍甚鮮，惟城子崖發掘之收獲極關重要。考古專家謂可代表一種普遍文化。茲將城子崖發掘之經過及其重要性摘錄於下。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

城子崖遺址西去歷城縣約七十五里，南距膠濟鐵路之龍山車站一里，東北距古平陵城三里半，正在龍山鎮範圍以內。頁五。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國立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蹟研究會，選擇城子崖爲發掘工作之第一個對像。頁二至三。

第一次發掘開工於十一月七日；工作一月，因天寒地凍，十二月七日停工。共開坑四十四個，共採集標本二萬三千八百七十八件，內陶器與陶片萬零九百十八件，骨角器一千八百六十四件，蚌器八百四十七件，其他（包括石器）二百四十九件。頁八。

十九年冬，第一次發掘完畢，立即開始編輯報告。二十年（一九三一）八月間，全部報告完成。所以遲未付印者，蓋以本年四月間在河南安陽又發現大致相同之遺物。證明城子崖文化所及之範圍甚廣。吾人初期之假設：城子崖文化代表一種普遍文化之說，至此乃得一實證。因此頗覺城子崖遺址，實有再度發掘，以詳察內容及充實材料之必要。頁八。

二次發掘，自二十年（一九三一）十月九日至三十一日，共掘四十五個坑，採獲品共裝六十箱，由龍山運至濟南。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春三月，

一次發掘品整理完畢」全部報告同時草成。頁八至十。

城子崖爲內地與沿海交通之孔道——因城子崖位於由內地至沿海之孔道，故其文化含有普遍性。城子崖附錄：

這個地方的位置是衝要的。他是內地和沿海居民交通的孔道。

清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李袞重修武原水石橋易名會雲碑記有云：「鎮之艮，武原水上，舊有石梁一座，向傳劍橋，爲登萊青三郡必由之路。」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吳禮修重修龍山鎮官道石壩記亦云：「平陵西偏龍山鎮，西赴省垣，東游渤海之通衢也。」

龍山鎮之北，猶有古道一條，兩岸壁立，道在其間，現已廢去，另闢新途於南，然此故道至今仍屹然存在。這是省垣通登萊青三郡的要道，也就是內地與沿海的山東半島往來的要道。因爲歷城之南，有泰山山脈，大舟，岳陽，東泰，大峴，箕屋等山綿亘東下，直達海濱，爲齊魯之天然分界，

而所謂齊國故城，實以此為往來通衢，這一帶的重要在此。

讀史方輿紀要巨里城一條下有云：「郡國志歷下有巨里聚，今為龍山鎮，舊有遞運所，今革，龍山馬驛置於此。」是明清之際尚有驛遞之所，自膠濟鐵路成，此地始由往來要道而變為冷落荒村了。頁九二至九四。

山東古國由來已久——城子崖位於古齊國，齊之由來遠在太公就國之前齊國之名已見甲骨文。此外山東古國亦甚多。故城子崖為往來孔道為時必亦甚久。城子崖附錄：

在殷世東有「人方」，而征人方又「在齊次」，是齊之名不始於周，據傳說記載齊地舊有之國甚古。

左傳昭二十年，述齊之沿革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柏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漢書地理志也稱：「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

，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武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有太公就國之初萊夷來伐之事，云：「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未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在太公封齊以前，所謂登萊青三郡之地，久已有人居之，這是無疑問的，所以城子崖，龍山鎭一帶作往來經由之道，爲時也必最古了。頁九四。

況城子崖附近有武原關盧巨河諸水，極合古代人類棲止條件。城子崖附錄：

都邑居人，多在臨水之地，世界皆然，近年所發現之古墟如仰韶村之濱臨一箇小河，小屯後岡之濱臨洹水；辛村大賚店之濱臨淇水；西陰村之濱臨運糧河皆是。城子崖，平陵，巨合，龍山之遞爲要衝，即緣武原關盧巨合

山東古國由來已久。

三水之關係。頁九四。

城子崖之下層黑陶文化早於殷墟——黑陶爲東方文化之特點，城子崖之黑陶文化早於殷墟。城子崖附錄：

黑色有光的薄陶，代表東方文化的一箇特點，已成爲一般學者所公認的問題。自城子崖發現黑陶後，在小屯也往往看見似乎著色的大黑陶器，這大概已屬於黑陶晚期之孑遺，而在小屯又却爲早年之物。後岡在小屯之東三里許，也居洹水南崖，于二十年（一九三一）春季同樣的發現了黑色薄陶，更因了與小屯相類的文化層和黑陶文化層的相互關係，證明了黑陶文化是早於殷墟，二十年的秋天，第二次發掘後岡，又找到了同於仰韶期的帶彩陶片，這是很大的發現，得到了小屯，後岡，仰韶三箇文化期的先後程序。……

這就是說仰韶早於後岡，後岡早於小屯。城子崖的黑陶文化，是與後岡的黑陶文化相同的，所以因此也可以估定了城子崖早期（黑陶時代）的文化

的相當時代。

城子崖文化原有兩期，早期爲黑陶文化，晚期似爲譚文化。譚文化與周代（公元前一一二二—公元前二二一）相終始，其早年或當在殷之末葉，所以其前期相當於殷墟。黑陶文化之末期或與譚文化銜接，或相去若干年，其晚期要當在殷商之世。他的早期，則當在仰韶文化之後，所以要定黑陶文化的時期，不能不先知道仰韶文化的時代。

仰韶文化的時代，也是一箇懸而未决的問題。……安特生以爲「仰韶文化期，約在紀元前三千年。」……李濟先生則以爲「仰韶的文化，不得晚過歷史上的殷商（公元前一七八三—公元前一一二二），並且要早若干世紀。」……董作賓則謂：仰韶時代，姑且定爲公元前二千年以前，那末仰韶文化以後的黑陶文化就可以自公元前二千年開始了。

這裏姑且把黑陶文化的起訖，定之如次：

一，黑陶文化．（並城子崖，後岡而言）大約開始于公元前二千年，訖于

公元前一千二百年；黑陶文化是上承彩陶，下啓灰陶，故早不到仰韶以前，晚不過殷墟以後。頁九十五至九十六。

梁思永則以爲龍山文化最早時期的時代，比仰韶的彩陶文化的時代早；且龍山文化在佔領後岡之前已侵入仰韶村，且漸漸向西發展侵入甘肅。國立中央研究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册，小屯龍山與仰韶：

龍山文化（後岡中層）應該在公元前二千三百年至二千年之間（下層堆積停止了三百年之後，中層纔開始堆積）仰韶彩陶文化在河南消滅之後。但是龍山文山在佔領後岡之前已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侵入仰韶村。它在河南有了相當的勢力之後，漸漸向西發展，沿途與先在的彩陶文化混合，大約在公元前二千年出顯於甘肅，與辛店期的彩陶文化混合。……

最後讓我們撇開這些過於淸楚，彷彿很實在的假定，回到模糊的事實，總結我們由後岡的工作得到關於仰韶龍山，和小屯文化的間接知識。龍山文化最早期的時代比仰韶期的彩陶文化的時代早；它向西方有過幾期的發展

——例如早一期的到了仰韶村，晚一期的只到後岡。……龍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銜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份是由龍山文化承繼得來，其餘不是從龍山文化承繼來的那部部份大概代表一種在黃河下游比龍山晚的文化。頁五六四至五六五。

城子崖之陶器

與現代山東未經洋化之土窰極爲相近。城子崖：

此兩度發掘所獲之物品，陶類實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城子崖陶器之顏色，雖應視爲單純類；然灰黑紅諸色之由淺入深，以及其內部與外表之岐異所演成的庶類，亦不下十餘種。

陶器之質料，除似磁貽器爲特殊之質料外，其餘各器均爲泥沙兩質相互配合而成，因配合比例不同，而造成許多種類。本報告內暫括爲泥沙二種；合似磁胎共三種。

陶器之製法，有手製，範製，輪製，複製諸法。

陶器之表面上則有範文，輪文，印文，刻文，指甲文，塗色等種種裝飾；有時且刻有記號或文字。

陶器之形狀，因質料柔輭及功用之不同，遂演成種種形式。吾人於兩度發掘中，曾未見兩個絕對同樣的陶器。……

城子崖陶業之技藝，無論前期後期，其基本原理，實去現代未經洋化之山東土窰，並不甚遠；惟在用料及修飾方面，有顯然之差別而已。頁二六。

城子崖陶器之種類——城子崖陶器約可分為二大門，即容器與非容器，而以豆為最多。城子崖：

城子崖出土陶類成器者少，規模具備及可推算復原者，不及百件，但其所表現之形式頗複雜，可分為二門，九式，三十五類。」

凡器有口，腹，底可以容物者曰容器，否則為非容器。

(一)，容器門，有杯、盤、盆、甇、盂、盌、簋、鉢等大口無足者；有豆、皿、盤、盆、臼等大口一足者；有鼎、鬲、鬶等大口三足者；有杯

、盆、中口無足者；有缶、鉢、罐、罌、壺、小口無足者；亦有小口三足之鬲類。

（二），非容器門，有彈丸、紡輪、泥餅、杵、瓦、楔、索隔、等用具；有盌、罐等玩具。

豆爲城子崖出土最多之陶器。合計盤三百四十四片，柄五百三十片，座八十五片，共收得碎片九百五十九件。內中大部份完整者雖只兩件，但是作者根據碎片之式樣，大小製法，色澤及各碎片——特別是帶柄之盤片與座片——間相互的關係用極詳盡的統計方法辨別出七種樣式。插圖八中所畫的七種豆形，都有比較完整和不甚完整之實物做根據。頁五九至六九。

城子崖陶器可分四系——城子崖陶器依其時代與作風可分四系，城子崖：

吾人於整理之餘，以爲城子崖之陶器，依據其時代與作風可分爲四系：

一，第一灰陶系。此係陶器，位於遺址之下層。其形式僅數種，其陶作

多以手製，或具雜亂粗疏之橫麻紋，其特徵鮮具陶耳。

二，黑陶系。黑陶出土地皆在遺址下層。顏色有灰黑各種，最精者漆黑，表面磨光，製制極精工，形式極複雜。

三，粉黃陶系。黃陶與黑陶爲並著現像，凡有黃陶之地，必有黑陶同出。但黃陶形式只鬲類一種，絕無例外；而鬲類質料又均爲黃陶，亦絕無例外。

四，第二灰陶系。黑黃陶至上層，與第一灰陶同盡；起而代之者爲第二灰陶系，形製粗略簡單。頁六九。

城子崖上層文化之刻劃文字陶器——城子崖出土之陶片，亦有刻劃文字者，與殷商陶器略同；其文可與甲骨文金文字相印證。城子崖：

陶器上，尤其是器蓋和豆的邊緣上，刻劃文字或數碼作記識的習慣，是殷商時代已經有的。在殷墟出土的陶片上，我們已發現了不少的文字。城子崖的上層文化，由兩次的發掘也得到些有文字刻劃的陶片，還有一塊劃着

成行的文字。……

刻在陶器邊緣上的有兩個字：一個是「子」字，一個是「犬」字。子字（[illegible]）與甲骨文的子字（[illegible]，[illegible]）相近，犬字（[illegible]）也類于甲骨文（[illegible]，[illegible]）和金文（[illegible]，[illegible]）的。……子字到了金文，完全同甲骨文的後期字形相近，而城子崖之陶文，則與甲骨文早期爲近。又犬字像形，尤似甲骨文字，由此兩字可知城子崖上層文化與殷墟文化是一個系統，至少是很接近的。

陶器的底上或口緣上，往往有數字一個，這也許是一種特別的記號，這種記號有七，十，十二，二十，三十，五種：（十，丨，[illegible]，山，山），也都和甲骨文（十，丨，区十五合文，∪，山），金文（十，丨，∪，山）爲近。……

從這我們可以知道城子崖上層文化的大略，那時有文字的使用，像陶器上的刻文（那是未燒成時刻的）記識，和這一段的記載，很可以見那時的人們使用文字已經甚便而普遍。頁七十至七十三。

城子崖之石器——城子崖出土石器皆屬新石器時代，約可分爲十類，以石

斧為最多。城子崖：

石類器物，因為本質堅固之故，所以破碎的情形不如骨蚌等器之甚。……就其情式及功用，我們把所得的石器共分十類，每類有的再分數種。……出土石器共三百零二件，斧一百零四件，礪六十件，刀三十七件，鏟三十件，矢二十六件，錛十五件，錘十三件，鑿十件，雜器五件，磨二件。

一、礪類。 本類是磨製他種工具所用的工具。除磨骨蚌器外同時也用它磨製石器。所以我們可稱礪石為製作石器的石器。現在的礪石係分固定的與活動的兩種；那時或亦如此。……

二、磨類。 研物所用之器稱之為磨。其研磨的方法，就其擦紋觀察，與現代磨墨之法同；可說是磨墨式的。……

三、錘類。 此類乃為擊打之用具。所獲的實物，完整的很少。綜合其現有之各部份及少數較完整的殘塊來斷定，此處之錘可分為兩種：

(1)圓柱體式，略似圓柱式之斧，惟兩端係平滑錘打之面而無刃。看

其破壞之片段，似有體量甚重者。

（2）帶槽式，其形體較第一式爲扁，中部有槽以備以繩繫柄，其體量較小。

四，斧類。 斧與錛之用在劈與砍。劈砍之義適與擊打相對。……茲就形式之不同，分斧類爲十種，即圓柱式，方柱式，厚扁式，厚扁帶槽式，扁長式，長方粗製式，扁方帶孔式，薄方式，破碎片式是也。

五，錛類。 錛之功用與斧略同，不過特注重砍之一途，而不在劈的方面。

六，鑿類。 單就形式而言，鑿不過是形體較小的斧錛。但就功用來說，鑿之用在穿洞，却和斧錛迥乎不同了。城子崖的鑿可分兩種：一斧式，二鑿式。斧式者形體較大，想係不按在柄上的。錛式者形體甚小，非按在柄上是不便應用的。

七，鏟類。 鏟類之功用在挖，掘，刮與鏟。刃部不甚銳利，且多作凸出形，共分四種：即凹面式，帶柄扁平式，不帶柄扁平式，粗刃式是也。

八、刀類。　此類石器之用途，在切割鋸刮。其主要之部份爲薄刃。故其體片多係甚薄。就其形式之不同分爲四種：卽狹面鐮刀式，寬而鐮刀式，粗刃式，雙孔半月式是也。

九、矢類。　矢之功用在穿刺。因爲它的形體太小，所以必按之桿上，纔能成用。其按桿之一端，往往作圓錐尖形，以便插入桿內。所獲石矢可分六種：卽方肩扁稜式，扁平式，三稜式，扁稜式，片狀狹式及片狀寬式是也。

十、裝飾類。　共得三件：白玉飾，黑玉小環，白玉玦。

十一，雜器類。　包括一切罕見之物，如圓形器物及槍頭之類。頁七二—七七

六、城子崖石器多取材於山東境內岩石——城子崖發現之石器大部取材於泰山山脈之各種岩石。城子崖：

城子崖之石器大部取材於山東省境內的岩石；換而言之，都出產於泰山山

脈地層內，火成岩，變成岩，水成岩都有。……

礪磨類多爲砂岩及長石砂岩製，間有用石灰岩製者。

錘斧錛類以玄武岩製者爲最多，閃長岩次之，砂頁岩又次之，間有用微晶輝長岩，閃輝長岩，微晶閃長岩，蛇紋岩，輝石岩，灰砂片岩，鐵質長砂頁岩製者。

鏟類多爲閃長岩，及石灰岩製。

鑿類多爲矽版岩製。

刀類以輝石玄武岩製者爲最多，矽質頁岩次之，間有用石英岩，角閃片岩，變性頁岩，石灰礫岩製者。

矢類以變性葉岩製者爲最多，砂質頁岩次之，粘版岩又次之，間有用頁岩，赫色頁岩，雲母頁岩，結晶石灰岩，蛇紋岩製者。頁七六至七八。

城子崖石器製造法——

城子崖石器製造手續凡分五步城子崖：

城子崖石器之製法，依現有之材料來推測，大概分爲下列五種手續：

一，取材。　按所擬作之器物，擇取適當之材料，且往往利用石料的天然形狀：其爲圓柱形者以之爲錘，扁平者以之作刀，帶尖者以之作矢等。……

二，初步打修。　在磨光之前，先照器物之形狀大致打修一遍，有了大概的形像以後，再從細打磨。……

三，打磨兼施。　器物之大概形狀既成，再就其鋒稜露出之處，其特著者略打之，其些微者磨之。

四，主要部分之製作。　一器物之功用，必有其主要之部分：刀必有刃，矢必有尖。否則失其爲刀爲矢。故於器形完成之後，再作其主要之部分。……

五，次要部分之製作。　鑽孔穿槽以便按柄及繫繩，皆爲附加的條件。故於主要部分製成之後，始作此類工作。惟斧刀之類，鑽孔穿槽殊屬不易。……頁七八。

城子崖骨製器——城子崖發現骨器甚多，約可分為十類。城子崖：

城子崖出土骨器製品共收得三百四十四件，內除卜骨二十一件，骨料一百十九件，淨得骨器二百零四件。

一，鑿類。又分二種：

(1)厚重柄式。就骨節或某部原形之便利，作之為柄，而以餘一端，作成鴨嘴形之式。

(2)修整柄式 以骨片之一端作刃，鈍端按於他物之上。

二，錐類。可分為原重柄式，修整柄式，扁平式，片狀式，粗針式五種。

三，針類。計分三種，即：細長式，帶孔式，雙尖式是也。

四，梭類。此類器物按其製法來看，主要的部分，是一尖及一孔。從這般形像推測，似為穿線以便織物的工具；取當今之名，名之曰梭；其形分兩式：

(一)扁平式。一端有尖；有的一端穿孔，有的兩端穿孔。

(2)空筒式。一端有尖，中部有孔，以備線之穿入。

五，笄類。形似錐而一端以凸頭，尖端不求鋒利，計分三式：即光滑式，錯製式及細長式是也。

六，簪類。一端似有尖，一端作鴨嘴狀，似現代之簪，即暫以名之。

七，矢類。骨矢之形狀多為三稜式，計分四種：即三稜鈍尖式，三稜鴨嘴式，三稜銳尖式，及尖錐是也。

八，魚叉。此物僅獲一枚。形狀極似歐洲學者所指新石器時代之魚叉，故以名之。

九，料類。即作骨器所用之料。……

十，雜器。此類有二種：一為有形狀可辨，而不知其作何用者；一為自他物破下，而不辨其究自何物者。頁七九至八一。

骨器製造法——按骨器製造時所留工具之痕跡，可推斷其製造法。城子

崖：

統起城子崖骨器本身上所顯的遺痕來說，可辨者共有四類：

一，礪石痕。 用粗細砂石來擦磨，以作成帶尖帶刃或其他形狀之骨器，是爲最普通之製法。……

二，鋸痕。 城子崖淺層，於發掘之時，掘出好些骨料，看其斷面之直平齊整，及在料上所留之鋸路，鋸痕，連當時一般的工人，也都認得出是鋸作的。。

這樣規正的鋸路是否城子崖出土的蚌鋸所能作成，頗是問題。

三，刀痕。 帶刀痕的骨器最少。據現在所找出的，僅兩塊。有兩塊大約是石刀所切，另當別論。其爲金屬刀痕者只有兩塊。……

四，錯痕。 錯痕與磨痕，乍看來是頗難分別的。但是稍微留心觀察，自然看出清楚的異點。錯是帶齒之具，其齒常遺有規則之痕跡，就城子崖之骨器論，錯痕會較磨痕爲粗糙。……

從實物的遺痕看來，錯製往往在鋸製之後。……頁八一至八二。

城子崖角蚌製器——城子崖出土之角製品甚少，而蚌製品則較多。城子崖：

角類的器物共掘獲一百三十六件，原料皆為鹿角。其中只有十五件可認作器具，皆製作極粗，性質普遍化的工作，如磨擦器，近錐形，近斧形，近鑿形器。……

蚌類之中，不成器物者不下數百件。其人造而有特殊功用者約可分為五種：即鏃類，刀類，鋸類，矢類，環類是也。

蚌器的製法，從實物自身所帶的遺痕觀察，大致與石器略同，分為打磨修三種手續。不過因為蚌的本質較脆較輭之故，於製造之時，雖是省些時間，但其手工更須精巧。……

蚌器的用途，自其形勢與鋸法看，大致與石器相同。……

可注意之点是蚌製？皆密集於兩層分界線之上下共兩公尺之地層內，可稱

爲過渡時代之器物。頁八十三至八十五。

城子崖金屬製器——此處出土金屬器甚少，僅有銅尺，銅矢，刀貨數種，然足爲城子崖上層已入銅器時代之證。城子崖：

城子崖所掘得的金屬器物，除去業已判明其爲墓葬物者之外，其餘共四件計銅刀一，銅矢二，刀貨一。）

這幾件金屬器物爲數雖少，但是根據他們的十層我們可以推定城子崖上層已入銅器時代。頁八十九。

城子崖之卜骨——城子崖掘獲卜骨爲河南安陽外之第一次發現。所用材料及攻治，鑽灼亦多不同。所用材料爲牛胛骨，鹿胛骨及未能辨之動物胛骨三種。攻治方法頗爲簡陋，有完全未經刮製者，有只將背面刮製者；至於骨面之磨光亦極粗率。鑽痕有單鑽三聯鑽，及大小深淺之種種不同。卜骨皆無文字，由下文化至上文化層所發現之卜骨有極顯著之進化。城子崖：

城子崖發掘以前，我們所知道的卜骨出土地點，本只限於河南安陽小屯村，

城子崖發掘所得是這範圍以外的第一次發現。前後發掘兩次共得卜骨十六片，皆破碎殘缺，最大者猶存牛胛骨之大部分，……全部皆沒文字。其中除去地面拾得之一片，六片屬於上文化層，三片屬於上下兩文化層間之混合層，六片屬於下文化層。……

占卜所用的材料有牛胛骨與鹿胛骨，及另一種未能辨定的動物骨三種。攻治的方法非常簡陋。有完全未經刮治的；有只將背面的骨脊由根以上刮去的；最進步的也僅僅將骨脊及與脊對稱的一邊的外面全部刮去留下極粗澀的鑽灼面。骨面的磨光也非常粗率，多不甚滑亮。刮治的目的是將骨片製薄使其鑽灼時易於在正面發生裂兆，所以要求全片各部都有一致適宜的厚度。城子崖的卜骨不但在各片間刮治的厚度不同，就是一片上極相近的幾部分的厚度也不一致。……

鑽痕之大小深淺也不很規則。……鑽痕的深淺與其大小適成正比例，大者較深，小者較淺。……因鑽孔器具之形不同，故鑽痕之縱剖面有尖形，圓

形，方形之別。這三種縱剖面之形式與平面的形式是有一定關係的，尖形圓形只見於單鑽的卜骨，並且時常兩種形式同見於一片，方形只見於叁聯鑽的骨片。所謂單鑽者即每個鑽痕都是獨立不相倚靠。所謂叁聯鑽者就是三個鑽痕互相連套成爲一組。

這種三鑽相套成組的形式（在小屯村未曾見過）是比較進步的：

第一，作鑽工具的刃是方頭的，在鑽底可做成一個較寬之平面，灼時裂紋易於發展；

第二，鑽刃之寬狹較有規則，只見大小兩種，並且每片只用一種；

第三，鑽痕的排列是頗齊整的，由上而下每組橫置如梯形。這橫置的現象是很可注意的，因爲灼時裂痕被逼着橫切骨理而生，恰違反了小屯村卜骨上順理鑿痕的原則。……

十六片卜骨中有三片兩面都有鑽痕並且都是很密集的，……在半塊牛胛骨上竟鑽了一百四十六次。……

統觀十六片卜骨其攻治鑽灼之法可歸納爲七種方式：

一，未刮。灼；牛鹿胛骨並用。

二，未刮，單鑽，灼；只用？獸胛骨。

三，刮治，灼；只用牛胛骨。

四，刮治，上光，灼；只用牛胛骨。

五，刮治，單鑽，灼；只用牛胛骨。

六，刮治，上光，單鑽，灼；只用牛胛骨。

七，刮治，上光，聯鑽，灼；只用牛胛骨。……

最簡單的第一方式見於下文化層，較進步的第三方式見於上下文化層間的中混合層，更進步的第五方式見於上文化層，最進步的第七方式見於上文化層。……（頁八十五至八十九）

城子崖建築之遺留——城子崖發現建築物遺留兩種：一爲黑陶時期城子崖居民所建築之版築土城墻；一爲城子崖上層文化時期的窖。城子崖：

圍繞城子崖遺址的城墻似爲一南北長約四百五十公尺，東西長約三百九十公尺，方位恰正的長方形；但東北角已被雨水和車轍侵蝕得太深，本來的形勢實無從確知。」

……牆之建築大概經過如下程序。最先在地面上挖成一道寬約一三・八公尺，深約一・五公尺之底基溝。然後將溝用生黃土層層築滿，築成堅固的牆基。……所用生黃土中參有乾薑石以增加其凝結力；築成之土層厚度頗規則，……亦頗平整。挖開築土可以看見土層間所保存的夯印。……牆的本身就建築在這根基上，……每上一層由牆面向內縮三公分，形成牆面之傾斜。牆之夯層不但在上舉各坑中都可以看見，就是遺址之西崖也可以看見。……牆之原本高度，今已不可確知。……其原本高度或在六公尺左右。牆之厚度在北，西，南三面因農人之臺地建築，將外面破壞，大部份已無從確定。……東牆南端之極小一段，牆根的厚度爲一〇・六公尺；再按每十三公分差三

公分的傾斜率計算，三公尺高處，牆厚應爲九・九一公尺；六・五公尺高度應爲九・一一公尺。這厚度與牆內外兩面所冲積的土層的厚度及寬度恰符合。……

此牆當爲黑陶時期（卽遺留下層遺物）之城子崖居民所建築，並且是他們在城子崖居住了相當的時間後纔開始建築的。牆基下的黑陶遺存與牆內偶然發現的黑陶遺物都是此說後半段的證據。至於此說前半段的最顯明，最確實的證據，是此處縱剖面地層。……

此處發現大規模之燒火處所，蓋皆爲燒製陶器之窰，……共有六處。就此六個窰在全遺址上分佈之情形而言，有一極可注意之事實。六窰之中有五個出現於遺址邊界之城牆附近，三個正在城牆之上，兩個距城牆甚近，僅有一窰距城牆較遠。……

這幾座窰的形制和大小以及內部包含的遺物，均甚相同，我們可以斷定他們都是一個文化期的遺跡。……這一文化期，我們可以無疑的斷定，是城子

崖的上層文化期。…頁二十六至三十五。

日照諸城亦發現黑陶遺址——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於山東東部日照之兩城鎮及諸城之單頭村發現黑陶遺址各一處，採得遺物甚多，黑陶較城子崖所得者尤爲精巧，惜其內容詳細報告尚未得見。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

過去之山東古蹟會調查工作，爲魯北魯南各縣。二十三年春季則注力於魯東膠州灣沿海一帶古蹟之調查。工作者爲祁延霈王湘。於四月出發，預計調察地帶爲青島市，即墨，膠縣，日照，莒縣，諸城，安邱，高密等縣。已調查者爲即墨漢代之不其，壯武，皐虞三古城，及日照之兩城鎮，諸城之單頭村，黑陶遺址各一處。採得遺物甚多，現正工作中。頁一三六。

又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總報告：

山東日照兩城鎮之發掘，由梁思永，劉燿，祁延霈等担任工作。…

工作日期始於五月十七日至八月十四日止，共計兩個月二十八日。此地爲

黑陶時期之遺址及墓地；發掘地點，一在大孤堆東，一在瓦屋村北，重要發現爲：

一，黑光薄陶器。　此地出土之黑光薄陶器殘片，較歷城之城子崖所得，尤爲精巧，能粘兌成器形者，共約二百餘種，多係新樣，爲黑陶文化之大觀。

二，黑陶時代之墓葬。　此地發現以黑色陶器爲殉葬者甚多，有俯身者，有仰身者，此類墓葬之骨骸，均爲新石器時代之東方人種，爲極重要之發現。頁一一九。

滕縣亦有黑陶出土——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秋山東古蹟會發掘滕縣安上村遺址，獲有黑陶，灰陶，銅鏃，石鏃，石刀，斧，鑿等古物，其詳細報告亦未得見。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

此遺址在安上村北約二里許，西背陶山，東臨溪水，灰土範圍甚小，約南北六十，東西三十公尺。自十月二十四日開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開坑

位四十三。工作者爲董作賓，郝延霈，王湘……。發掘結果：

一，遺跡，有圓坑，房基，豎柱之朽，穴，井，竈遺跡，確曾爲居住之地。

二，遺物，有黑陶，灰陶，銅鏃，石鏃，石刀，斧，鑿，蚌鐮，獸骨鹿角等類。又有卜用龜甲，曾經鑽灼，與小屯出土者，大同小異，確受有殷商文化之影響。頁一三五。

青州曾出石器——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庫壽齡先生（Mr. Samuel Corling）（章鴻釗石雅譯作高林氏，非原譯名）於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時已蒐獲石斧，石鎚等十二件，經洛烏弗爾氏（Berthold Laufer）鑑定爲新石器時代遺物。洛氏不信有中國之石器時代，尤不信有中國民族之石器時代，故斷定青州出土石器爲古代夷族遺物。洛氏著有中國古玉考（Jace）一書論之極詳，章鴻釗作石雅曾摘譯之，茲節錄於下：

案洛氏固不信有中國之石器時代，尤不信有中國民族之石器時代者。氏嘗

於陝西西安府西古墓地得玉器一十有五，又嘗得見山東青州府所出之石器一十有二。陝西出者斷爲周物，山東出者爲青州敎會醫士高林氏（S. Couling）所獲，洛氏察之，則以爲古代夷族之遺。原注：如古代爽鳩，與郭，蒲姑，嵎夷，萊諸族。而不必爲中國人之遺物也。原注：西安玉器率有孔，青州出者無孔，中有一物如錐，如斧，以閃長石Diorite有深門環若蜂腰然。其形製頗與北美石器相似。洛氏謂美亞二洲自昔實有往來交通之徵，說詳中國古玉考頁五〇至五三並附圖。

庫壽齡牧師（按庫氏係一牧師，非醫士，洛氏中國古玉考誤稱爲「醫士」，丁惟因之並誤）所獲之石器，其產地皆在青州城周圍十英里內，爲其學生於耕地中，或河道中或黃土崖間所檢得。茲將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庫氏致洛氏原函譯於下：

青州府石器之發現者庫壽齡先生，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由青州府致書於余論諸石器發現之經過云：

「這一些標本，除有一件來源不明外，餘皆爲已往數年間在本城周圍十英里內所尋獲者。多半係由我的學生找來的。因爲有些學生記憶得我所要的

是甚麼，他們知道鄰舍家有這樣的東西，把他們找來；有些學生出去尋找，而尋得數件。尋獲的地點，有些是在耕地中，或在河道中，或在黃土崖的不甚低處。中國人皆不注意此類東西。除了有的時候看爲一種奇怪的石頭所以保存着他。據我的意見，此類石器尚有許多，雖然自從我找到最末後的那一個到現在已將一年，這些東西不易蒐集，因爲一般人都不了解他們的價值。J Jade, P. 46.

結論——欲作一較爲美滿之山東先史時代史尚須有待，因發掘之地太少，所獲史料極爲寥寥。就現時已出土之古物可知先史時代之新石器時期已有若干人類生息於山東，黑陶爲山東出土物之特色，且此黑陶文化可與殷墟文化相銜接；按現時所知黑陶文化之勢力東極海濱之日照諸城等地，南至滕縣，西達陝甘。將來發掘之地愈廣，則此類知識愈豐富，而推斷亦更近乎事實。本校林仰山教授在濟南東北之大辛莊及周村益都等處，發現新石器時代之石器陶片若干，並撰有論文由北平輔仁大學發表，惜至現時仍未出版，不得徵引，

實屬憾事，後當補入。

山東文化史研究

三

傳疑中之山東

大庭氏都曲阜——按古代傳說似有大庭氏其人，且或曾都曲阜。莊子胠篋篇：

>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卷四，葉二十三。

左傳昭公十八年：

>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春秋疏，卷四

十八，葉十四。

杜預注：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春秋疏，卷四十八，葉十四。

孔穎達疏則以爲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

正義曰：太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春秋疏，卷四十八，葉十四。

孔氏此說似太武斷，服鄭二氏一則曰在黃帝前，一則曰在軒轅前，斷爲在黃帝前可也，謂爲大庭氏即神農氏則不可。如爲一人莊子爲何將大庭氏與神農氏並舉耶？

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以爲大庭氏繼女媧氏之後，而在炎帝神農氏之前。帝王世紀：

大庭氏都曲阜。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頁二。

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頁三。

遁甲開山圖亦謂大庭氏繼女媧氏之後：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五氣異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自無懷氏已上史經不載，莫知帝都之所在。集一五二。

金樓子興王篇：

粵若稽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分有十紀：一日九頭，……十日疏訖；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蘇氏，宗盧氏，祝和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

漢書古今人表於女媧氏之後亦列此類古人名：

上中，仁人：女媧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東扈氏，……前漢年表八，葉二至三。

以上徵引諸書皆列有古人名若干，惟其先後次第及用字多有不同，然皆有大庭氏其人，且在女氏媧之後，炎帝神農氏之前。

左傳謂魯有大庭氏之庫，或亦係事實，惟未明言都於其地。孔穎達疏則謂古之大庭嘗都於魯。

對文則藏寶曰廐、藏車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馬藏貨賂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貨財，非獨車馬甲兵也。古之大庭嘗都於魯，其處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春秋疏卷四十八，葉十四。

此疏言「古之大庭舊都於魯，其處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則此地乃大庭之都，魯之庫，而非大庭氏之庫矣。與傳文頗不合。

元和郡縣志謂大庭氏庫在曲阜：

曲阜在縣理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今按季子臺及大庭氏庫及縣理城，並在其上。卷十一，葉十四。

太平寰宇記謂昔大庭故有大庭之庫，且謂庫高二丈。

曲阜縣，春秋之魯國，……古炎帝之墟，按郡國志云：神農氏自陳徙都于此。昔大庭故有大庭之庫存焉。……卷二十一，葉五。

大庭庫……高二丈，在城內縣東一百五十步，春秋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氣曰：宋衛陳鄭火。注云：大庭氏古國名也。譙周云：炎帝居大庭。卷二十一，葉十。

據此則大庭爲古國名，或古號名矣。

乾隆曲阜縣志謂大庭氏之庫，自左氏至宋初，或者出於附會。

大庭氏都曲阜。

司馬貞補史紀謂炎帝神農都陳，後居曲阜。炎帝即大庭氏。又謂人皇以後有大庭氏者荒遠難稽。左傳稱梓愼登大庭氏之庫。杜預言庫在魯城內。孔穎達言大庭氏爲古天子之國；而李白有登大庭庫詩云。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煙，我來尋梓愼，觀化入寥天，……。寰宇記乃云庫高二丈，在城內縣東一百五十步；作記者爲宋太宗時人，爾時縣治即今縣城地，似唐宋時猶有庫可登者。然高二丈之庫夷於何時？豈自左氏至於宋初皆附會耶？卷四十九，葉一至二。

可知此所謂「大庭氏之庫」者現已毫無蹤跡矣。

總之，古代史料極爲寥寥，且眞贋難辨，以上徵引諸書惟莊子左傳略爲近古，然已根據遠古傳聞；大庭氏或有其人，然是否曾爲皇帝，徙都於曲阜，則不易徵信矣。

神農徙都曲阜——神農亦爲古代傳說中之一人物，至於是否實有其人頗爲問題，亦有曾徙都曲阜之說。小司馬氏補史記三皇本紀：

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原注：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葉一至二。

此注將神農與大庭氏混爲一人。

劉恕通鑑外紀記神農氏云：

神農氏姜姓，長於姜水，以火承木故爲炎帝。……神農……教民播種五穀，……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本起烈山稱烈山氏，一曰連山氏，……大庭氏……，都魯。卷一，葉十八至二十。

是劉恕亦將神農與大庭氏混爲一人。諸書蓋皆本乎帝王世紀等書。然帝王世紀顯將大庭氏與神農分爲二人，大庭氏在前，神農居後。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

之炎帝，都於陳。……（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氏）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帝王世紀，頁三。）

譙周古史考稱神農爲三皇之一：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古史考，葉五。）

漢書食貨志序云：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食貨志四上，葉一。）

古今人表亦列有炎帝神農氏，位於黃帝前，大庭氏後：

上上，聖人，……炎帝神農氏（注張晏曰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氏。）（前漢年表八，葉二。）

白虎通亦稱神農爲三皇之一：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地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

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卷上，葉八。

陸賈新語亦稱神農始教民食五穀。道基第一：

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教民食五穀。卷上，葉一。

淮南子主術訓：有關於神農之記載：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卷九，葉十八。

尸子君治篇謂神農氏欲雨則雨，自係神話：

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卷上，葉十八。

潛夫論五德志亦以神農爲三皇之一：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

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以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卷八，葉十七。

王符謂「依易繫記伏羲以來」，考易繫辭固有關於神農氏之記述，然未言神農號炎帝。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卷八，葉二。

管子封禪篇記神農爲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之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此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卷十六，葉四。

又形勢解言神農教民耕生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利民。卷十，葉七。

莊子胠篋篇亦列有神農氏名於伏羲氏後，已見前引茲不贅，繕性篇亦述及神農

，列諸伏羲氏後，黃帝前。

建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卷六，葉二十七。

總之，神農爲古代傳說中之一人物，至於是否實有其人，現在無法判定，觀其名似屬神話。至於徙都曲阜一事尤難徵實。雖則帝王世紀，通鑑外紀，補史記三皇本紀有都魯徙曲阜之說，然皆去古太遠，並無確實左證。

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神農徙都曲阜：

曲阜縣，春秋之魯國伯禽所都之地，古炎帝之墟；按郡國志云：神農氏自陳徙都于此。卷二十一，葉五。

路史關於神農之記述頗詳，注中徵引頗爲豐富，而否認神農都魯之說，謂係誤認大庭爲神農所致。禪通紀：

炎帝神農氏……都於陳，注：傳無炎帝之虛，而記載皆以爲都魯，此繆認大庭爲神農，故爾。……然若羲炎之都俱在陳者，地理紀已辯矣，而世紀云：又營曲阜。故寰志云：神農都陳，又別營曲阜。郡國志云：自陳徙都於此，昔大庭阪。譙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記曲阜炎帝之虛，皆甲承之非也。後紀卷三，葉一至十五。

然則神農徙都曲阜一事似非事實矣。

黃帝（公元前二六九七——公元前二五九六。）生於曲阜——關於黃帝之傳說，似較大庭氏神農氏可信之程度稍大。太史公作史記斷自黃帝，以前諸帝皆缺而不論，卽其所撰五帝本紀亦未敢認爲全屬信史：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卷一，葉廿六至廿七。）

太史公據經史諸子百家，擇其言語較爲典雅者著爲五帝本紀，謂百家言黃帝，其文皆不雅馴。史記本文並未言及黃帝「生於壽丘——曲阜」一事。惟史記正義稱黃帝生於壽丘，壽丘在今曲阜縣東北六里。（五帝本紀正義

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案黃帝有熊國君，乃少

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史記卷一，葉一。

黃帝既爲有熊國君少典之子，而有熊爲河南新鄭縣，爲何黃帝生於山東曲阜？

史記集解：

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史記卷一，葉一。

皇甫謐帝王世紀稱黃帝生於壽丘：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母曰附寶，……生黃帝於壽丘。頁四。

太平寰宇記謂壽丘高三丈，在縣東北六里：

曲阜縣……壽邱高三丈，在縣東北六里。按皇甫謐帝王世紀云：黃帝生於壽丘。……卷廿一，葉十。

路史亦謂黃帝生於壽丘，而注謂壽丘在上邽（甘肅天水縣西南）不在兗州。疏仡紀黃帝：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小典氏之子，……母吳樞曰符葆，……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邱。（注：壽丘在上邽，或云魯南；世紀又以爲兗，俱非。詳水經注。）

後紀，卷之五，葉一至二。

然考水經注並未確定黃帝生於上邽，渭水：

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爲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

卷十七，葉十一。

是地有軒轅谷，軒轅溪，故酈氏引姚瞻說「以爲黃帝生于天水」，同時亦引皇甫謐說，最後結論爲「未知孰是。」

乾隆曲阜縣志類記古蹟據傳說及史記正義謂有黃帝生於壽邱之說：

近阜之蹟世傳有壽邱。史記正義謂黃帝生於壽邱。壽邱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宋眞宗因改縣名曰仙源，建景靈宮太極觀以奉黃帝。……寰宇記云：壽邱高三丈，金人避至聖諱改稱壽陵。今其三丈之邱亦不可見。而舊縣東門外麻麥芃芃中猶有元人周伯琦斷碑記宋事云：舊縣者即

宋改仙源縣所徙治也。卷四十九，葉二一。

然則黃帝生于壽邱之說仍若明若晦。元和郡縣志引皇甫謐說亦用「以爲黃帝生于壽邱」語氣，並不確定。曲阜縣：

壽邱在縣東北六里，皇甫謐以爲黃帝生于壽邱，在魯城東門之北。卷十一，葉十四。

元豐九域志稱曲阜爲仙源係事實。京東路西路：

上下仙源，州東四十里，二鄉，有防山曲阜泗水洙水沂水。卷一，葉二十七。

考宋史眞宗紀有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之記載。眞宗三：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場，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閏月，……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本紀卷八，葉五。

然此處未言改曲阜爲仙源一事。宋史地理志京東路西路襲慶府治有仙源縣，注：

中上，魏曲阜縣，大中祥符五年改。志三十八，葉十六。

雍正山東通志圻封。謂黃帝生於壽邱。注今曲阜；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以軒轅黃帝降於延恩殿，謂曲阜之地名壽邱．帝生於此，因改曲阜縣曰仙源。「大中祥符元年」顯係「五年」之誤。建置曲阜縣條：宋改曰仙源縣。注中「大中祥符元年」亦係五年之誤。

總之，關於黃帝生于壽邱之記載，其來源皆甚晚，只可謂爲有此傳說，不能認爲信史。

少昊（公元前二五九七——公元前二五一四．）都曲阜——繼黃帝而帝者爲少昊，相傳亦曾都曲阜。

帝王世紀．

黃帝葬於上郡陽周之橋山，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皡。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頁七。

通鑑外紀依據帝王世紀亦稱少昊爲黃帝之子，都曲阜。黃帝：

黃帝正妃西陵之女曰嫘祖，生二子，一曰元囂是爲靑陽名摯，二曰昌意居若水爲諸侯。……黃帝崩葬橋山。……原注少皡靑陽居江水，邑於窮桑，天下號曰窮桑帝，……以鳥紀官，都曲阜。卷一，葉三十五至三十七。

路史則謂少昊乃黃帝之孫，都於小顥、或云曲阜。疏仡紀小昊：

小昊靑陽氏，紀姓，名質，是爲摯。其父曰淸，黃帝之第五子。方偶氏之生也，胙土於淸，是爲靑陽。……都於小顥，以宇窮桑，故亦曰窮桑氏，或云曲阜鹵，是以云小昊之虛。後紀卷七，葉一至六。

然則少昊究爲誰？係黃帝之子，抑黃帝之孫？且少昊曾否爲皇帝亦頗有問題。史記五帝本紀言玄囂爲黃帝之子，然繼黃帝位者則爲其孫，昌意之子高陽，即顓頊是也。五帝本紀：

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靑陽，靑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卷一，葉六至七。

史記索隱疑史記有誤，或因少昊金德王非王運之次故從略。五帝本紀注索隱云：

玄囂帝嚳之祖。案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卽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爲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元囂青陽爲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卷一，葉六。

周易繫辭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未言少昊氏，然孔穎達疏則據帝王世紀言：少昊爲黃帝之子，繼黃帝爲帝。

生黃帝於壽丘，長於姬水，……在位一百年。，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皞。少皞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繫辭下第八，葉五。

玄囂，青陽，少昊係一人，二人或三人，不易分辨。史記言玄囂卽青陽，其母爲嫘祖。帝王世紀則謂青陽卽少皞，其母爲女節，而未嘗繼黃帝爲帝。

據左傳少皞氏確曾爲帝。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八，葉三至九。）

馬驌力主少昊曾爲帝且都曲阜說。繹史少皞紀：

史記本紀云：黃帝之子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不得在位。是不然。青陽與玄囂皆是黃帝之子，非一人也。青陽卽少皞氏也，少昊之居西方蓋在蚩尤旣滅之時，其登帝位也乃在黃帝升遐之後。何以明之？周書曰：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乃命少昊諸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卽少昊之名摯是也。摯有盛德嗣位爲帝都于曲阜。曲阜非西方也明矣。

終年曰：少昊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是又不然。命官天子

之事也，方少昊之宅西，所任者侯伯之職所司者一方之治。及其立為帝也，鳳鳥適至，始因之以紀官。使少昊而終於西方將已亦在雲師雲名之列，又何由鳩雉扈農設官備物哉？周書所稱亦未可盡據矣。

古史考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又不然。少昊其初立國之名也，猶堯之為唐，舜之為虞，一代之為夏商周，皆先有其號，及有天下國而不改。豈其黃帝之子作述一堂，乃近舍軒后之法，遠修戲皇之道哉？

問者曰：少昊之為帝信矣，然則五帝德何以不載？曰帝德因宰我之問而及之也。少昊纘緒承家德協黃帝，是以宰我未問，孔子而不言，非謂其不帝也。然則繫辭何以不序？曰：易序伏羲氏以來製作之君。少昊顓頊帝嚳皆無所制作，故統言黃帝堯舜略不備舉，非謂其皆不帝也。

史見玄囂之降處江水也，則以為青陽不帝；紀年見少昊之以鳥名官也，則以為帥鳥師居西方；世紀是少昊為金行之帝也，則以為玄囂自江水登帝位。是皆促忽不得其實，故備諸焉以為五帝之首。卷六、葉二至三。

若少昊曾爲帝，斯有「都」之可能；若未嘗爲帝則無所謂都矣。姑認爲少昊實有其人，且曾爲帝，玆後論其都曲阜。左傳有「少皞之虛」一語。定公四年：

春三月，……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疏正義曰：此注少昊之虛，卽曲阜是也。曲阜在魯城內，則魯之所都正在少皞虛矣。昭二十九年注：窮桑少皞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異者，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旣爲帝乃居魯也。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四，葉十五至十七。

晉書地理志序亦有少昊遷都曲阜之說：

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晉志四，葉一。

太平寰宇記依據杜預左傳注謂少皞虛在魯城內。曲阜縣：

按左傳定公四年，成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西封於少皞之墟。注云：少皞墟在魯城內。卷二十一，葉七至八。

蓋少昊都曲阜一說，係附會左傳「少皞氏之虛」而成。今曲阜有少昊陵，且頗有可觀。然元宋以前歷史所載曲阜古帝王陵寢無少昊。乾隆曲阜縣志謂少昊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係臆說。類記古蹟：

舊縣北里許爲少昊陵，詳見圖考。史記少昊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寰宇記謂窮桑在魯國之北，皆臆說也。卷四十九，葉二，

圖考則謂尙書易大傳左氏內外傳孔子鄒子皆未論及少昊陵。宋始疊石少昊陵，致祭少昊陵則始於明代，淸乾隆間大加重修，始朱丹輪奐金碧輝煌。圖考：

史記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都陳徙曲阜；黃帝自窮桑徙曲阜；少昊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徙商邱。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爲大庭氏之故國。孔疏：炎帝一曰大庭氏。世紀又云：黃帝生於壽丘。史記亦云：舜作什器於壽丘。皇甫謐謂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於戲！彈丸

邑人皆仰聖域賢關，庸詎知隆古三皇之二，五帝之三，皆繼起是邦乎哉！夫學者載籍極博，必折衷於六經。而尙書獨載堯以來；易大傳稱伏羲神農黃帝，不言帝少昊；浮誇若左氏，內外傳亦無神農都曲阜，黃帝生壽丘語。孔子與門弟子說述古之帝王詳矣，少昊陵近在城東不一及焉。郯子來朝，以少昊爲吾祖，臚述官名，夫子見而學之，未聞郯子一顧其祖陵也。歷史自元宋以前所載帝王陵寢無少昊。外紀曰：少昊葬於雲陽，又曰雲陽氏。顏師古云：雲陽山名，在曲阜，邑人或以今陵後一邱爲雲陽山。而曲阜舊志紀山川，乃遺其名。釋義以雲陽爲長沙之茶陵州。路史又云茶陵西南有雲陽山；又云丹徒之曲阜阿本名雲陽；或云在絳北。考古者甚惑焉。顧余觀春秋傳稱少昊，家語以少昊配金，孔安國書序以少昊爲五帝首。國朝歷代帝王廟位次本之，載在會典，而祝鮀言封伯禽少昊之墟，子朱子信之，寧拂以邱明猶親受業聖人，其言諒不誣耶！前明始定祀于曲阜，三歲一遣官致祭。昭代因之。……今按帝陵在舊縣城東

北里許，博八丈九尺，高二丈，寶頂方二丈一尺。宋時疊石飾之，上有石室供石像。室旁有楷樹，前有石壇八卦石。舊有小廟在陵東。乾隆三年知縣孔毓琚請帑於陵前建宮門三間，享殿五間，東西配殿各三間；門外建石坊曰：少昊陵；築土垣四周長二百丈有奇。…乾隆三十五年又重修之，朱丹輪奐，金碧輝煌；殿中恭修神龕奉安。乾隆二十一年御筆親題少昊金天氏神位。卷四，葉二至四。

總之，少昊亦古代傳說中之一人物，曲阜或與少昊有關，特以遠古史料遺存者少，無法判定其眞僞矣。

顓頊（公元前二五一三——公元前二四三六。）**都窮桑** ——據帝王世紀繼少昊而帝者爲顓頊，初都窮桑（魯國之北）後徙商邱：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生顓頊於若水。…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始都窮桑，後徙商邱。頁八。

史記五帝本紀言顓頊爲黃帝之孫，繼黃帝而爲帝，未言都於何地。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商邱蓋卽帝丘。

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集解皇甫謐曰：都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卷一，葉七。

顓頊蓋亦古代傳說中之一皇帝，其繼黃帝，或繼少昊卽爲一大問題。如鄒子亦謂顓頊年十五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並非繼少昊。數始五帝治天下：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葉二。

呂氏春秋亦稱顓頊直接受教於黃帝。十二月紀序意：

嘗得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葉二。

顓頊爲昌意之子似無問題。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卷七

，葉一至二。

又帝繫：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卷七，葉四。

路史則謂顓頊爲黃帝之曾孫，昌意之孫，不知何據。疏仡紀：

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名曰顓頊；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于若水，取蜀山氏曰景媄，生帝乾荒，……取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瑤光於幽防，而生顓頊，……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陽。二十爰立。後紀卷八，葉一至二。

鬻子（志謹案明胡應麟四部正譌及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皆疑今鬻子爲僞書）謂「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意即繼黃帝而帝。羅泌則謂「顓頊年十五而佐小昊，二十爰立，」意即繼小昊而帝。然鬻子較近古，現傳者如爲眞書則以繼黃帝說較爲可信；惜現存非眞書。

顓頊曾爲帝似無問題，惟建都何處則異說紛紜矣。通鑑外紀謂都衛，徙高陽。

顓頊二十登帝位，元年辛卯，或云癸卯癸巳，都衛故爲章邱，後徙高陽，稱高陽氏。卷一、葉三十八。

路史謂都始孤棘，後徙商丘。疏佐紀：

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衛僕俱爲顓頊之虛。後紀卷八，葉二。

帝王世紀謂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太平寰宇記亦有顓頊自窮桑徙帝邱之說。曲阜縣：

窮桑：郡國志云少皡自窮桑登帝位。按窮桑在魯國之北。後徙曲阜。顓頊亦自窮桑徙帝邱。卷二十一、葉七。

總之，顓頊始都窮桑一事，並無甚早之史料可以徵信，或出自臆說，或係事實，現仍爲一懸案。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有「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

爲帝」之說，若屬可信則又初都空桑非窮桑矣。空桑或即窮桑之誤亦未可知。

堯(公元前二三五七—公元前二二五八)居定陶　尙書斷自陶唐，然未言及堯居定陶事。司馬彪謂堯曾居陶。後漢書郡國志兗州濟陰郡：

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卷二十一　葉七至八

帝王世紀稱堯爲陶唐氏，然未言其所以稱爲陶唐氏之故。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名曰放勛。……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爲諸侯。……故年二十而登帝位。頁九

此處只言「受封于唐」，對於陶唐氏之唐字，可謂爲一種解釋。路史則「陶」「唐」二字各有注脚。疏仡紀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姬姓，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震十有四月而生於丹陵，曰堯。年有十三，佐摯封植，受封於陶，……於是改國於唐，……年十有七諛以侯伯恢踐帝，曰陶唐氏。

原注：摯爲高辛封植陶，今廣濟治定陶，故范曄謂定陶爲陶堯所居。

後紀，卷十一，葉一至四。

據此則堯固封於定陶矣。注稱「范曄謂定陶爲陶堯所居」，范曄乃馬司彪之誤。路史蓋附會司馬彪「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一語，而創出堯封於陶之說，後世不察逕抄襲之，誤觀之一似信史然。雍正山東通志坼封志：

堯陶帝唐氏，伊祁姓，……母曰慶都，……孕十有四月生堯於丹陵。帝摯在位堯年十五封爲唐侯，國於陶邱（原注：今定陶縣）。故曰唐氏。（卷八，葉三）

史書中類此之敘述甚夥，茲不一一贅述，然試一窮究其史源則極爲渺茫矣。

堯葬穀林——帝王世紀稱堯葬穀林，穀林約在今山東濮縣境。

凡堯即位九十八年，……凡年百一十八歲乃殂，……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原注：史記五帝紀集解引穀林即城陽，蓋約此文。）。頁十。

又水經瓠子河注：

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縣之小成陽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

，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案小成陽在成陽西北牛里許，實中俗喭以爲因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卷二十四，葉十二至十三。

太平寰宇記濮州雷澤縣：

雷澤縣本漢郕陽縣也。……堯陵在縣西三里，自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記于碑，唐貞觀十一年有詔禁人芻牧，春秋奠祭。卷之十四，葉五至六。

讀史方輿紀要曹州成陽城：

州東北六十里，戰國時齊邑。成亦作郕。……漢曰成陽屬濟陰郡。……今在濮州境內。卷三十三，葉二十六。

舜（公元前二二五五—公元前二二○八）與山東——堯舜爲儒家傳說之理想人物，可稱爲模範帝王。關於堯者有封於陶，葬於穀林之說。關於舜者有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諸說。史記五帝本紀：

虞舜者名曰重華。…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卷一，葉十八至十九。

太史公此說蓋依據先秦諸子百家之言。如墨子所載與此頗類同。尙賢下第十：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卷二，葉五。

呂氏春秋愼人篇亦有大同小異之記載：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卷十四，葉四。

尸子卷下亦有田歷山，漁雷澤語：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葉十五。

此外類是記述尙多，茲不一一徵引。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皆係古代傳說，似皆實有其事。

然歷山，雷澤，河濱，壽丘各在何處？則衆說紛紜矣。或謂歷山，河濱，皆

在山西；雷澤，壽丘，則皆在山東；或謂歷山在浙江，或謂在山東，或謂在河北，察哈爾，江蘇等，……處。史記五帝本紀注：

集解鄭玄曰：歷山在河東。正義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舜生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

卷一、葉十九、

路史疏仡紀有虞氏注：

舜耕歷山，在河東，乃首陽山。九域志云：歷山有二：濟南，濮陽，河中。今秦地池陽澧陽潘城始寧等處，皆有之。後記，卷十二，葉四。

太平寰宇記齊州歷城縣：

歷城縣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歷山在縣南五里。水經注云：歷山縣南，山上有舜祠，下有泉穴。廟山在縣東南十里。按晏謨三齊記：縣東南

山，後人思舜之德置廟于此，卷十九，葉十至十一。

又濮州雷澤縣：

歷山在縣西北十六里。史記云：舜耕歷山，耕者讓畔。　云山在縣東。應劭以為即雷澤中之歷山。皇甫謐以為在濟陽，與雷澤相次。三說不同未詳孰是。卷十四，葉五。

按今百衲本影印之南宋黃善夫刻史記，謂「鄭玄曰在河東」與寰宇記所引「鄭元曰在縣東」頗不同。

又寰宇記蒲州河東縣：

河東縣即漢蒲坂縣也。……三山在縣南三十里，即舜耕歷山處。禹貢謂「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在慈州。太岳在晉州。雷首在河東界。此山有九名，謂歷山，首山，薄山，襄山，甘棗山，渠猪山，獨頭山，陑山等之名。卷四十六，葉六。

又冀州信都縣：

信都縣本漢舊縣地。……歷山，舜耕于歷山是此。卷六十三，葉五至六。

按信都縣在今河北省冀縣。此外嬀州亦有歷山。寰宇記嬀州懷戎縣：

懷戎縣本漢潘縣也。……歷山，後魏輿地圖風土記云：潘城西北三十里有歷山，形如覆釜，故以名之。其下有舜祠，瞽瞍祠存。卷七十一，葉二至三。

案懷戎縣卽今察哈爾懷來縣。又越州上虞縣亦有歷山：

上虞縣東今有姚邱，卽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卽舜生之地。復有歷山，舜耕于此，嘉禾降此山也。卷九十六，葉十五至十六。

總之，歷山之名見於載籍者甚多，且皆謂與舜有關。除以上徵引之山西，山東，察哈爾，河北，浙江等處外，尚有他地亦有歷山，茲不備述。

至於雷澤究在何處，則略簡單。鄭玄等皆謂在山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卷一，葉十九。

太平寰宇記濮州雷澤縣：

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史記云：舜漁雷澤，漁者讓澤。卷十四，葉五。

然路史則謂舜漁於濩澤，濩澤在山西境。疏仡紀有虞氏：

濩澤之漁爭坻，舜乃往漁焉。注：濩澤在今澤之陽城，唐濩澤縣。……墨子亦言舜漁在此。故僉鑰謂澤州爲舜澤。十道記云：澤州以濩澤得名，皆在河東。或云：漁于雷澤，雷澤濟陰非也。後紀卷十二，葉四。

太平寰宇記澤州陽城縣：

陽城縣本漢護澤縣地，屬河東郡，縣以護澤以爲名。今縣西三十里故城卽漢理。故墨子云、護澤舜漁此。……護澤在縣西北一十二里。墨子曰：舜漁于護澤。卷四十四，葉五至六。

路史寰宇記似皆以墨子之言爲根據，然今本墨子皆謂漁于雷澤，惟太平御覽玉海引作護澤。史記及呂氏春秋皆作漁於雷澤，必皆有所據。然墨子距舜已太遠矣，其說亦未必足徵信。

水經注及路史皆主張歷山，河濱，雷澤皆在山西，水經注河水「又南過汾陰縣西」注：

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卷四，葉七。

然舜都蒲坂與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似不應混爲一談。因都蒲坂乃登帝位後事，耕漁陶乃以前事，爲帝固在山西，爲平民時則未必在山西，亦可在山東或他處也。

路史疏仡紀有虞氏注：

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故孟津有陶河之稱，一云河濱在濟之鄄城，蓋以東夷之說也。夫帝冀人而虞濱歷山陶城皆在冀，蓋初耕於野，未必遠去父母也。然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觀風，或往來於此，不必限一所。後紀十卷二。葉四至五。

舜作什器於壽丘，壽丘在曲阜似無異說。史記五帝本紀「作什器於壽丘」注：

集解皇甫謐曰：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卷一，葉十九。

太平寰宇記兗州曲阜縣：

壽邱高三丈在縣東北六里。按皇甫謐帝王世紀云：黃帝生於壽邱。……史記舜作什器于壽山。卷二十一，葉九至十。

總之，歷山在何處之問題最為複雜，壽丘在山東毫無疑義；雷澤，河濱則或謂在山東，或稱在山西。舜為古代傳說中極有榮譽之君主，或各地皆欲附會舜為其地之人。因有「舜冀州之人」一說，故山西，河北，察哈爾之隸古冀州境者，皆附會舜所耕之歷山即在其境。又有謂「舜東夷之人也」，山東，浙江等地，皆在東，故附會舜曾耕于其境，且相傳舜都於蒲坂，故多有主張歷山，河濱，雷澤皆在山西者。然壽丘確在魯境，故亦有主張歷山，雷澤，河濱皆在山東境者。然各家學說多為臆斷，其所徵引皆距舜時太遠，莫可引作實據。

總之，舜非漁于山東之雷澤，卽漁于山西之護澤矣。

舜陶於河濱，河濱又在何處？有謂在山東者，亦有謂在山西者，史記五帝本紀陶河濱注：

集解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卷一，葉十九。

太平寰宇記蒲州河東縣：

河東縣卽漢蒲坂縣也。……故陶城在縣北三十里。史記謂舜陶于河濱卽此是。皇甫謐以爲在定陶，不在此。卷四十六，葉七

又曹州濟陰縣：

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帝王世紀：舜陶于河濱，卽禹貢之陶邱；今濟陰之西有陶邱是也。卷十三，葉十二至十四。

羅氏謂「初耕於野，未必遠去父母」，然亦未必不遠去父母。

路史餘論歷山論述更詳，茲節錄之：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卽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下有舜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袁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卽爲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在河東，遂以爲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嬀水而遷就之。

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卽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卽此爲是。今曹濮間有舜象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

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爲舜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證緣之皆記舜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縣北二十里爲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櫪山，而以其區爲之雷澤

，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

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嬀墟舜所都在西城。今長沙縣有嬀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爲公嶄。會稽又有嬀水。……兗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爲帝之所漁。不知此自姚墟謝息之所遷者。……

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尙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蔭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

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餘論、卷七，葉十一至十四。

然則關於舜之生地，耕漁陶處，說固多矣。于欽則謂一耕稼陶漁，皆舜之初，

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宜皆在齊魯衛之間。齊乘山川濟南山。

歷山。府南五里，一、舜耕山，古有舜祠。曾南豐齊二堂記云：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在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東方之地。歷山不宜獨在河東。在齊者是也。

世因河東雷首山，一號歷山，嬀水所出，舜娶堯女所居。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或者不此之論，乃備載陸魯望象耕鳥耘之辯，可見其贅。……

舜山。府城東南十里。三齊記云：因舜廟得名。卷一，葉二十六至二十七。

羅泌于欽之說皆非千古定論，蓋皆無可靠史料可徵也。舜乃古代傳說中之人物，其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亦皆係傳說；至於舜生何地，都何處亦傳說紛紜，故舜是否曾耕於山東之歷山，漁于山東之雷澤，陶於山東之河濱，作什器於山東之壽丘，實仍爲懸而未決之疑題。

禹之治水與山東——帝堯之時洪水爲患，命鯀治之，九年而水不息；乃更用禹，十三年而水土平。洪水乃初民時代常有之事。禹之治水於山東影響極大。蓋堯時洪水，黃河爲患最大，濟次之，淮又次之，江漢再次之；而黃河下游適貫山東境。且堯時號稱九州，而山東幾居其三，卽青州兗州及徐州之北半是也。（豫州僅一小部份在山東境，姑置不論）

禹之治水始自堯都所在之冀州，卽今之山西，後順河而下直至於海，其後復治濟漯汶濰淄沂諸水，洪水滔天之山東始得底平，居民乃能各安生業。史記夏本紀：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

嶽皆曰鯀可。……於時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

濟河惟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漯，通于河。

海岱維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

酓絲。浮於汶，達於濟。

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臮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卷一，葉一至五。

史記此段蓋多依據尚書，而稍有出入。虞書堯典：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往欽哉績用弗成。書疏二，葉十九至二十。

又舜典：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書疏三，葉二十一。

又禹貢：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書疏六，葉二至十一。

此數段與史記大略相同，史記有而尚書無者，蓋係史公依據吳越春秋越絕書等而增益者。惟史記稱「常衛既從」，禹貢則言「恒衛既從」，史公因避漢文帝

諱故改「恒」爲「常」。再則史記稱「夾右碣石，入于海」，禹貢則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又史記稱「濟河惟沇州」，禹貢作「濟河惟兗州」。史記稱「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其篚酓絲，」禹貢作「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史記「大野既都」，禹貢作「大野既豬。」

此外史記夏本紀尚有一段關于山東，亦抄襲禹貢而成。

導菏澤被明都。……道九川，……道河積石，……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泆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夏紀二，葉九至十五。

禹貢：

導菏澤，被孟豬。……導河積石，……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北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書疏六，

葉十七，至二十七。

此兩段幾盡同，惟史記「被明都」，禹貢作「被孟豬」。

綜觀上引禹貢之文，可知山東水患最爲難治，蓋地當黃河下游，水勢浩大，故有「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說。孔穎達疏：

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幷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書疏六，葉八。

此言鯀禹治水共經十三年，而兗州界濟河之間最難治，故底平在最後。亦有言禹治水十三年，鯀九年，共二十二年者。尚書詳解：

夫兗州賦既第九，又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州被水患也甚。雖所賦于九州爲第九，又不卽加賦法，必寬以待之，使耕作十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也。說者多以十三載爲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與馬融皆謂鯀治水九載加以三載爲十二年。是禹治水十二年而八州平，兗州乃十三載而後畢功，比他則在最後，故特言之。曾氏又舉高堂隆之言，謂禹治水前後歷二十二年，其說以鯀九載，並此十三載，故云二十二載。詳考二說皆不足據。此言作十有三載乃同于厥賦貞之下，則十三載專爲兗州貢賦設也，非謂治水至十三年而功成也。卷六，葉二十五。

夏氏既不信十三年說，亦不信二十二年之說，然兗州之最難治則爲其所承認。治水究經若干年姑置不論，山東水最難治一點極爲判明。鄭玄亦謂治兗州正作不休凡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與賦八州同，言功難也。夏紀二，葉四。

山東河流見於禹貢者凡十，即河，濟，濰，沮，漯，淮，淄，汶，沂，泗是也。禹治河之方法，即將河水分爲九道使入于海。即禹貢所謂「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及「九河既導」之記載。孔氏傳：

此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書疏六，葉二十六。

又孔穎達疏：

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各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意與孔同。書疏六，葉二十六。

所謂「九河既道」又各爲何水？孔氏傳：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書疏六，葉七。

考爾雅固有此九河之名，且謂九河等皆禹所名。爾雅釋地九河：

徒駭郭璞注（下同）：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

太史今所在未詳。

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覆鬴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

胡蘇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志謹案東莞縣應作東光縣）

簡水道簡易。

絜水多約絜。

鉤盤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鬲津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卷二，葉二十五。

此與孔氏傳略同，惟此處之「覆鬴」，與孔傳之「覆釜」不同，按郭璞釋義則相同。

邢昺校定之爾雅疏並引李巡孫炎等人之說，解明九河命名之由來：

徒駭至鬲津。釋曰：案禹貢云九河既導，故此釋其名下即題云九河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隔以爲津也。

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最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鬴鬲津之名同李巡。簡云水多約絜，鉤盤水曲如鉤流盤桓也。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討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此所云是也。

雅疏七，葉十八。）（尚書疏六，葉七。）

據此可知九河命名之由來及其意義，迄無定論，皆係臆說。至於九河各在何處

，據爾雅疏稱徒駭在最北，鬲津在最南。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今有故道。雅疏七，葉十八。（并見書疏六，葉七。）

爾雅疏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言爲據，然漢書載許商之言，語氣並不確定，且漢去禹時年代攸遠，其間已屬經變化。按溝洫志古之九河，漢時僅存其三；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溝洫志九，葉十二。

按成平在今河北交河縣東，東光在今河北東光縣東二十里，鬲縣在今山東德縣

東。今山東北境亦有四河，其名與古九河之四同，而其排列方位與古適相反。現時之徒駭河居最南，鬲津在最北。徒駭之北有鉤盤河，鬲津之南有馬頰河。禹治兗州之黃河用功最多，治青州之濰淄則用功極少。故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蓋祇將濰淄二水導之入海而已。孔穎達疏：

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書疏六，葉九。

禹治濟漯汶沂泗諸水之方法，乃將諸水皆導歸於河，觀禹貢之文可知。禹貢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可知將濟漯二水聯爲一起，更導之入河。又云：「浮于汶，達于濟」，可知將汶濟二水連接，後復導之入河。又云：「浮于淮泗，達于河」，導淮泗於一處，更使之入河。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可知淮沂泗亦皆連接一氣，共入于海。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海，溢爲滎，東北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

入於海。」據此可知濟漯汶泗沂與河淮皆相連貫明矣。

此外更有大澤四，爲河水宣洩停注之區，亦可減免水患。禹貢云：「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可知雷夏澤成，灉沮二水皆流入澤中，水患乃除。孔穎達疏：

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後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書疏六，葉七。

禹貢又云：「大野既豬，東郡底平」，大野又係一澤。孔氏傳云：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書疏六，葉十。

又孔穎達疏云：

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書疏六，葉十。

此外尚有二澤，即菏澤孟豬是也，孟豬在今江蘇省內，與山東魚臺相近。禹貢

云：「導菏澤，被孟豬」。孔氏傳：

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書疏六，葉十七。

又孔穎達疏云：

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書疏六，葉十八。

至於山東之土壤及貢賦，則各州頗有不同。

兗州土黑，田列中下，賦居下下，貢漆絲等物。禹貢：

濟河惟兗州，……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書疏六，葉六至八。

青州土白多鹹，田列上下，賦居中上，貢鹽絺海物等。禹貢：

海岱惟靑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書疏六，葉九至十。）

徐州北部亦今山東境。徐州土赤，田屬上中，賦居中中，貢五色土及翟桐等物。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書疏六，葉十至十一。）

「羽畎夏翟」，卽羽山之谷特產夏翟，可作旌旄，羽山在今江蘇境。「嶧陽孤桐」，卽嶧山之陽特生桐，可爲琴瑟。嶧山有謂在江蘇境者，有謂在山東境者。史記夏本紀集解：

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正義括地志云：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樹。按今獨生桐尙徵一偏似琴瑟。（夏紀二，葉五至六。）

尙書是否爲信史仍爲一大問題，近人或疑爲戰國時代產品，或疑禹貢爲漢初

著作。然司馬遷作史記五帝本紀及夏殷諸本紀多引據之。若尚書諸篇爲一時成書，則最早在春秋時代，因其末有秦誓一篇已入春秋時代。僞書序稱：「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等等皆非事實。

若書序爲信史則尚書諸篇皆成於當時矣，堯典舜典皆成於堯時，大禹皋陶謨等篇成於舜時，……。按孔氏序稱：「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氏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如尚書各篇皆作於當時則不應皆用一種科斗文，堯舜禹時各用何種文字，尚無古物發現，然殷代所用之文字則已見於出土之甲骨矣，故可知商書宜用甲骨文體之文字著錄，不應用科斗文。甲骨文與科斗文體式頗不相同。

說者謂「科斗文乃蒼頡本體，周猶爲之」，蓋卽籀書之類，況古文尚書經若干經學家之研究，判其多出僞撰。原有之眞尚書最早當成於春秋時，去堯舜時已千有餘年矣，其多依據傳說，或出臆造自爲意中事。尚書首尾事相距千有餘年，故堯典云：「曰若稽古帝堯」，舜典云：「曰若稽古帝舜」，是已明言「古帝堯」，「古帝舜」，而後世學者竟強爲註釋，堯典孔氏傳謂：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書疏二葉六。）

舜典孔氏傳：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書疏三、葉一。）

可謂曲解之甚矣。孔穎達疏等亦多仿此，茲不贅述。

總之，尚書爲一古代通史，其關於堯舜禹湯事多據傳說，未可盡信，然其間亦必有若干可信之事實。其今文二十九篇固多爲可信者，古文中亦有若干事實。如所載殷代事蹟多與甲骨文符合。

夏代（公元前二二〇五—公元前一七八四。）**之斟尋與斟灌**——斟尋與斟灌俱在今山東省境，

在夏代似爲帝都。古本竹書紀年：

大康(公元前二一八八—二一六〇。)居斟鄩……

羿居斟鄩。……

相(公元前二一四六—二一一九。)居斟灌

桀(公元前一八一八—一七八四。)居斟鄩 葉二至五。

觀以上之文，可知斟鄩斟灌雖非帝都，而爲歷代帝王與篡逆者所居。水經巨洋水注言之更詳：

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平在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朕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

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 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地理志桑犢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

西北合白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溉水又北逕寒亭西而入別畫湖。郡國志曰平壽有斟城，有寒亭。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徯于河汭，此卽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尋氏（原注：桀近刻斟下衍灌斟二字。），卽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旣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

窮后旣仗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逢蒙弒羿，卽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豷。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是以伍員言于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處也。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今鬲縣也；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

康，滅之，有窮遂亡也。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縱遺文沿襲，亭郭有傳，未可以彼有灌日謂斟此爲非，捨此尋名而專彼爲是，以土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按矣。卷二十六，葉九至十一。

應劭氏謂斟尋爲禹後，即斟城，亦即漢北海郡之平壽縣。漢書地志理北海郡平壽縣注：

應劭氏曰：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塚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所居爲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値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師古曰：應氏止云斟尋本是禹後耳，何豫夏國之都乎！瓚說非也。地理志上，葉二十九。

應氏又謂斟灌亦禹後，在壽光灌亭。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壽光縣注：

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地理志上，葉二十九。

又斟縣注云：

斟，故國禹後。地理志上，葉二十九。

然則斟尋，斟灌，斟，固爲三國，皆爲禹後；一在北海郡平壽縣，一在北海郡壽光縣，一在北海郡斟縣矣。路史謂斟，灌，尋爲三國，斟爲己姓，漢之北海斟縣；灌斟姓，在青之壽光；尋斟姓，在濟南平壽。國名紀高陽氏後：

斟：己姓，漢之北海斟縣。北海今濰州，去州七里有斟亭原注寰宇州東南五十。一作斗草繆。

灌：斟姓，傳謂斟灌原注：廣記云禹後誤。今青之壽光，東南有斟灌城，灌亭原注：寰宇記高密有灌亭。寰宇斟灌城，一名東壽光。故淳于也。水經淳于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淳于後齊併高密。

尋：斟姓，傳謂斟尋。張勃地記濟南平壽，古斟尋國。預謂青之北海；北海今隸濰，東南五十有斟城，斟亭。卷之二，葉五至六。

案斟，斟灌，斟尋彼此頗有關係，且均在今山東濰縣壽光一帶。太平寰宇記青

州壽光縣：

漢舊縣，屬北海郡，後改屬樂安郡。……斟灌城，亦名東壽光。左氏傳云：寒浞使其子過澆滅斟灌。卷之十八，葉十至十一。

又濰州北海縣：

斟亭，左傳云：寒浞使子澆滅斟灌及斟鄩氏。杜注云：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也。漢書斟屬北海，班固以為故國，禹後也。其亭在州東南三十里，此亭近斟，故曰斟亭。卷之十八，葉十七。

然則斟與斟鄩似為一地矣。

讀史方輿紀要謂濰縣有斟城，即古斟鄩國；壽光為古斟灌氏地。濰縣平壽城條下云：

縣西南三十里漢縣，屬北海郡。……又西南五十里有斟城，古斟鄩國，亦禹後也。又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杜預曰：平壽有斟亭，古斟

尋也，后羿所滅。漢置斟縣，屬北海郡。卷二十六，葉七。

又壽光縣條下云：

府東北七十里，東南至萊州府濰縣八十里，古斟灌氏地，漢置壽光縣屬北海郡。卷三十五，葉十五。

然則斟尋固在濰縣西南五十里，斟灌則在壽光東境矣。羅泌謂斟尋在濰東南五十里誤。

史記夏本記正義引括地志云：

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夏紀二，葉二十三。

過寒鬲與王壽——過，寒，鬲與王壽，皆爲夏代小國亦在山東境。過在今掖縣，寒在今濰縣，鬲在今德平縣，王壽在濰縣境。

春秋哀公元年傳：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杜注：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

襄四年傳曰浞用師滅斟鄩。……孔疏：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文也。（春秋疏五十七、葉二一至二三。）

襄公四年傳：

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杜注：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杜注：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特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杜注：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春秋疏、卷二十九，葉二十二至二十四。）

史記夏本紀索隱引括地志云：

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地；故禹城，……杜預云國名，今

平原鬲縣也。……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夏紀二，葉二十三。

路史國名紀古國：

寒：浞國邑，樂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邳姓今濰之北海東二十三有寒亭（原注：杜云在平壽東，今壽光界。）。

過：夏之國卽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道記有過城），有過氏。

鬲：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後有鬲氏，今德之安德西北有故鬲城，卽有鬲，漢之鬲縣。國名紀卷之六，葉三十一。

古本竹書紀年有柏杼子征于東海及三壽之文。見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及太平御覽九百九引夏柏杼子東征獲九尾狐。紀年夏后氏：

柏杼子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竹校，葉三。

路史謂三壽宜作王壽，亦卽平壽。國名紀古國：

王壽：宜是平壽，衞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國名紀，卷六，葉三二。

寰宇記濰州：

本青州地，北海縣也。……寒亭在州東二十三里。左傳云：寒浞伯明氏之後。杜預云：寒國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此即寒國伯明氏之所立也。卷十八，葉十五至十七。

讀史方輿紀要萊州府掖縣：

過鄉：在府北，……有過鄉，故過國，寒浞封其子澆於此。卷三十六，葉二。

又濰縣：

平壽城：縣西南三十里，漢縣屬北海郡。……又寒亭在縣東北三十里。杜預曰平壽東有寒亭，即古寒國，蓋寒浞所封。卷三十六，葉七。

又德州德平縣：

鬲縣城：縣東十里，古鬲國，郾姓咎繇之後。左傳所云：靡奔有鬲氏者，漢置鬲縣，屬平原郡。卷三十一，葉二十一。

九夷亦在山東境——夏代所謂九夷，或東夷者蓋皆在今山東東部。古本

竹書紀年：

后相卽位居商邱。元年征淮夷，畎夷。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少康卽位，方夷來賓。……

后芬卽位三年，九夷來御。……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校，葉三至四。

後漢書東夷傳：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夷有九種（原注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卽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列傳七十五，卷八十五，葉一。

此九夷各在今山東何地，不易考知，然其皆在今山東境當可斷言。淮夷不在九夷之列，淮夷與徐戎蓋皆在今山東東南境，與江蘇接壤之處。

九夷亦在山東境。

殷（公元前一七八三——公元前一一二二）時之山東——據中國傳說古代帝都多在東方，夏自太康以後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商人或即發祥於山東西部。（王靜安殷周制度論：

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太皞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衞，帝嚳居亳。惟史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與古宅京之處不同。然堯號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於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蓋洪水之災，兗州當其下游，一時或有遷都之事，非定居於西土也。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後五遷不出邦畿千里之內。（觀堂集林，卷十，葉一。）

近人更有疑商民族即起於環渤海灣一帶，而爲中國文化之創始者。朱芳圃甲骨

學商史編：

徐中舒曰：余疑古代環渤海灣而居之民族，即爲中國文化之創始者，而商民族即起於此。史稱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後五，就其遷徙之跡觀之，似有由東西漸之勢，與周人之由西東漸者，適處於相反之地位。蓋辛店仰韶之文化，本爲西方民族之遺跡，及商民族西漸時，此文化在東方遂失其傳播之機會。周與西方，其文化本在商民族之下，及入據中國以後，挾其新興民族之勢力，承用商人舊文化，而稍加改革，如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所云者，自爲意中之事。（商一、葉一。）（志謹案，此段原文見清華大學出版之國學論叢第一期，惜齊地無此書。）

王靜安以爲殷周同出帝嚳之後，徐中舒則以爲殷周顯爲兩種民族。殷周制度論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後，殷周皆帝嚳後。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爲名，而殷

人承之矣。文化既爾，政治亦然。（觀堂集林，卷十，葉一至二。）

甲骨學商史編：

徐中舒曰：殷周之際，我國民族之分布，實經一度極劇之變遷。其關係後世，至爲重要。舊史非但不載其事，又從而湮晦其迹；使我國古代史上因果之關係，全失眞相。今由古書中參互鈎稽，先發其覆，若云論定，則須俟之他日耳。

史言上古之事，雖屬傳說，然其立國建都之地，猶可考見。以此證史，固嫌文獻之不足，而以此說古代民族分布之迹，則絕好之資料也。王國維謂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其界劃至爲明白。此東西兩土之民族，是否爲同一民族？此問題在人類學，地質學未有新發見以前吾人實不敢加以證明。惟就其分布之迹論之，則似宜分爲兩種民族。漢人所傳之世本，帝繫姓，謂殷周同出帝嚳之後，世遠代湮，其說難徵，梁啟超於中國文化史之第一章，已深致疑辭。……

牧野之役本爲兩民族存亡之爭，其後周人諱言侵略，而儒家又造爲弔民伐罪之說，於是此東西兩民族盛衰變遷之迹，遂湮沒而無聞焉。今由載籍及古文字，說明殷周非同種民族，約有四證：

一曰，由周人稱殷爲夷證之。……

二曰，由周人稱殷爲戎證之。……

三曰，由殷周畿內之地稱夷者證之。……

四曰，由箕子遜於朝鮮證之。……

綜此四證觀之，周人之視殷人爲東方異族明矣。至周人稱殷爲戎夷者，夷與尸同字，人之形體曰尸，故夷之本義當訓人。戎從戈從甲，其本義亦當訓兵，原無賊惡之義。（商一、叢一二至四。）

古傳說固不足據，然新出之古物又嫌太少，亦不能據以論定，惟殷爲東方民族似無疑義。

自契至湯有八遷之說，此八遷中有二次係遷於山東境。且商之始祖契即居

山東之蕃。王靜安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

尚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正義僅舉其三，今考之古籍，則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原注：見水經注渭水篇，通鑑地理通釋引世本作番，疑即漢志魯國之蕃縣，觀相土之都在東岳下可知。）契本帝嚳之子，實本居亳，今居於蕃是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書正義引），由蕃遷於砥石二遷也。……是以商邱爲昭明子相土所遷。又定九年傳（應爲四年傳，九年誤）：祝鮀論周封康叔曰：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相土之時曾有二都，康叔取其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當在東岳之下，蓋如泰山之祊爲鄭有者，此爲東都，則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遷商後，相土又東徙泰山下，後復歸商邱，是四遷五遷也。（觀堂集林，卷十二，葉一。）

然則契居蕃，相土居東都，皆在山東境矣。惟按水經注蕃應在渭水流域，當今陝西境，似不當在山東。渭水篇：渭水又東經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欒城是矣。（卷十九，葉三十一）

按張澍輯世本及十三州志皆作在陝西解，且蕃邑作潘邑。世本居篇：

契居蕃。澍案蕃即潘邑，契封地，華陽鄭縣有䋣都城，故潘邑也。魏土地記下雒城西南故潘城。水經注渭水東逕䋣都城北，故潘邑，殷契之所居。闞駰十三州志蕃在鄭西，今之䋣城是矣；地有商山。帝王世紀謂在商洛也。通典以商洛為商君封誤。酈道元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並以為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卷二，葉二。

十三州志：

契居蕃，蕃在鄭西，今之䋣城是矣；地有商山，即商州上洛也，澍案水經注引云：蕃邑在鄭縣西。

契封商，即上洛商縣也。葉十九。

路史亦謂蕃在鄭縣。國名紀：

商蕃。契封在華陽之鄭，鄭縣有䋣都城及故潘邑。故世本謂契居蕃。闞駰云：蕃鄭西，今之䋣城是矣。國名紀、卷二、葉四十。

然古代宅京既多在東方，且商民族似起于東方，後始西漸，則蕃爲商始祖契所居之地，應在山東境，不應在陝西。漢書地理志：

魯國，……縣六：魯，卞，汶陽，蕃，騶，薛。地理志八下，葉十四至十五。

若「契居蕃」之蕃，爲漢之蕃縣，則約在今滕縣境。太平寰宇記徐州：

滕縣，古小邾之國，漢爲蕃昌慮二縣地，屬魯國。應劭注云：蕃縣即小邾國也，爲魯附庸。卷十九，葉九。

相土之東都究在何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靜安作九年傳誤），祝佗論周封康叔有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孔穎達疏謂應近泰山：

正義曰：相土地名，有閻之土，與相土之東都，其地皆闕，無其處。言共王職，猶魯之許田，蓋近京畿也。會王東蒐則爲從王巡守，助祭泰山，爲湯沐之邑，若鄭之祊田，蓋近泰山也。春秋疏，卷五十四，葉十八。

此外湯（公元前一七八三——公元前一七五四）都之亳亦在今山東曹縣境。王靜安說亳：

古地以亳名者甚多。……以亳名者八九，然則湯之所都果安在乎？史記六國

表言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徐廣以京兆杜陵之亳亭當之。蓋探史公之意以爲說。班固於漢書地理志則云偃師尸鄉，殷湯所都。鄭玄亦以爲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爲湯居南亳（尙書正義引）。括地志兼采二說，以爲湯始居南亳穀熟，後居西亳偃師。而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臣瓚曰：湯所都。是湯所都之亳亦有四說，余按瓚說是也。山陽之薄即皇甫謐所謂北亳，後漢以薄縣屬梁國，至魏晉幷罷薄縣，以其地屬梁國之蒙縣；故謐云：蒙爲北亳者凖言之。杜預於莊十一年傳注云：蒙縣西北有亳城；則析言之，蒙之西北即漢山陽郡薄縣地也。（原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南二十餘里。）其爲湯都蓋有三證：

一以春秋時宋之亳證之。左氏莊十一年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杜注以亳在蒙縣西北，如杜說，則亳與曹接

境。曹師之伐，先亳後宋，猛獲在亳，故北奔衞；南宮萬在宋，故南走陳。是宋之亳，即漢之薄縣。又哀十四年傳：「桓魋請以鞌易薄。景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鞌桓魋之邑，地雖無考，當與薄近。是歲魋入魏以叛。時薄地新入於宋，雖未必爲魋采邑，亦必與魋邑相近；則其所欲易之薄，亦必與曹相近，殆即前漢山陽郡之薄縣。而此薄爲宋宗邑，尤足證其爲湯所都。然則此北亳者，於春秋時爲亳、爲薄；於西漢爲薄縣。晉時縣治雖廢，而尚有亳城。若南亳，西亳，不獨古籍無徵，即漢以後亦不見有亳名，其證一也。

二以湯之鄰國證之。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爲鄰。」皇甫謐，孟康，司馬彪，杜預，酈道元均以甯陵縣原注前漢屬陳留郡，後漢屬梁國。之葛鄉爲葛伯國；謐且爲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不能使民爲之耕，以證湯之所都，當爲穀熟之南亳。然穀熟之去甯陵，雖較之偃師爲近，中間尙隔二百餘里。若蒙縣西北之薄，與甯陵東北之葛鄉，地正相接，湯之所都，自當在此，其證二也。

三以湯之經略北方證之二。湯所伐國，韋，顧，昆吾，夏桀，皆在北方。昆吾之墟地在衛國（原注：漢東郡濮陽城內。）。左傳，世本說當可據。而韋國，鄭箋以爲豕韋。按續漢書地理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杜預亦云「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又白馬之津，史記曹相國世家亦謂之圍津。是韋與昆吾實爲鄰國，與亳相距不過一二百里。顧地無考（志謙案顧當即見於甲骨文之雇，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漢書古今人表作鼓。按殷墟卜辭云：「至步于雇。」雇當即鼓字。卜辭所載地名，大抵在大河南北數百里內，知亦距韋與昆吾不遠。且顧與昆吾，鄭語均以爲己姓之國，故衛之帝丘城外有戎州己氏縣而梁國蒙薄之北，漢亦置己氏縣。疑古顧國，當在昆吾之南，蒙薄之北。然則亳於湯之世，居國之北境，故湯自商丘徙此，以疆理北方。逮北伐韋顧，遂及昆吾，於是商境始北抵河。王業之成，基於此矣。湯之時方有事北方，決無自商丘南徙穀熟之理。至偃師之地，更與諸國風馬牛不相及，其證三也。（觀堂集林・卷十二，葉三至五。）

尚書序謂：『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殷爲東方民族，亳嘗在今山東曹縣，故謂『從先王居』。孔氏傳稱『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信然則契父居亳，契居蕃，相士之東都，湯遷亳，皆在山東境矣。

尚書序更有『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之說。正義引汲冢古文謂盤庚自奄遷于殷；奄亦在今山東境。

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書疏九，葉 ）。

今本竹書紀年稱自南庚即由庇遷奄（庇亦在今山東境說詳後），其後陽甲，盤庚皆居奄：

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遷于奄。……

陽甲（一名和甲）名和，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

盤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卷上

，葉二十二。

志謹案太平御覽引古本紀年文與今本略仝，惟無年數。

然則奄固殷之都邑矣。王靜安謂奄地在魯，卽邶鄘衛之鄘。古史新證第五章商之諸侯及都邑（二）邶鄘衛：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邶爲近畿之地。」……邶旣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鄘」與「奄」聲相近。書雒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左文十八年傳「閻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恩篇並作「庸職」。「奄」之爲「鄘」，猶「燄」「閻」之爲「庸」矣。

奄地在魯邑「左襄二十五年，齊魯之間有弇中；漢初古文禮經出於魯淹中，皆其證。邶鄘去殷雖稍遠，然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於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有天下時已入封域。又尚書疏及史記集

解索隱皆引汲塚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則奄又嘗爲殷都。故其後皆爲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于衛，周公子伯禽于魯，召公子于燕。而太師採詩之目，尚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爲之歌邶鄘衛，時尚未分爲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國，斯失之矣。頁二九八至二九九。

奄字爲地名，見於甲骨者甚多。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考釋：

二　貞汝𡚸不其奴。左行。

汝疑國名。陳君邦懷釋𡚸爲弇，至塙。謂卜辭假作媕則非。許書訓弇爲蓋，奄爲覆。實則弇奄一字，揜掩並爲今文。西山經崦嵫之山；穆天子傳，列子並作弇山，亦其證。藏龜弟百八十六葉，殷墟文字第九葉並云：「王入于奄」。又藏龜第一百七十九葉亦云：「貞令如奄」。是奄爲國名。則本辭之奄，或即奄國。書多方：王來自奄。鄭注：國在淮夷之旁。辭言：汝奄二國不其奴，猶他辭言：不其來嬄也。葉十九至二十，

觀「王入于奄」及「貞今如奄」之辭，可知奄非特爲一普通地名或國名，實含有帝都之意味。尙書鄭注謂國在淮夷之旁，而未確定爲何處。據今甲骨文學專家多認奄在魯境。王靜安說已見前引。明義士先生亦稱奄爲魯地，當周克商時殷人多聚居其地。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

周克商後，百姓歸順，此至多士得遷於洛，爲周之百僚。但有攸不爲臣，並在東方奄地作抗周運動。於是周公東征踐奄，民衆齊來歡迎，惟四方無攸來賓。……至於攸侯之結局似演爲後世之諺語。易經常有「有攸往」，「無攸利」句。「有攸往」何解？坤卦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西南得明」何解？蓋言歸周後成爲西南周之友人矣。「東北喪朋」何解？意指先時率師伐東北之人方，因招該國民衆之仇恨也。若攸侯居奄，卽魯地，人方卽齊地，此卽東方分爲齊魯之一因。……　齊大季刊，第二期，頁一三二。

又論齊魯之古文化云：

齊魯上古文化曾受兩次重大摧殘。一爲紂辛征人方，約十年之久，滅齊國各地。一爲商民聚於奄，被周公踐踏。又如呂氏春秋云：「周公以師逐之於江南。」齊魯雖受此兩次浩劫，但被破壞者，多屬物質，殘器遺物，入於土下。被逐走者，多屬顯貴軍人，而平民仍存。但齊魯之文化精神，並未喪失而仍留於民間。是以終孔孟墨諸家之興起於後代也。同上。

按奄應在魯，約在今曲阜境。太平寰宇記兗州曲阜縣：

奄中，續漢書郡國志云：古奄國。史記云：從郭出魯奄中；張茂先云即魯之奄里。卷二十一、葉七。

奄在商末周初爲一重要中心，尙書周書中屢道及之，且觀其方位似在淮夷之西，殷都之東，應在魯之曲阜一帶。多士篇：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書疏十六、葉七。

蔡仲之命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書疏十七，葉二十四。

多方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書疏十七，葉五。

立政篇：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書疏十七，葉十八。

「奄甸萬姓」，孔穎達疏引正義作「同治萬姓」解，謂「弇」同也。然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之語，則奄爲國家，有其君王，爲殷末重要中心，則釋爲「奄國畿內之萬姓居民統歸治理」似無不可。蓋周興於西，勢漸東拓，而殷爲東方民族，被周滅後，仍有多數遺民聚居於奄，圖作抵抗，經周踐奄，遷其君，移其民後，又封魯伯於曲阜以威鎮之。然殷民恐仍有潛逃至淮夷等地，乘機而動。故伯禽封於魯後，淮夷徐戎又叛。費誓序：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疏二十．葉六。

觀「東郊不開」一語，可知徐夷在曲阜東，且逼近魯境，故東門不敢開。

甲骨文未發現之前，關于商之歷史，如史記殷本紀及世本等，學者多視為疑問。甲骨文出現後，商代帝王名稱，傳統法，都邑方國，已漸一一證實。尚書之真偽問題，學者聚訟多年，懸而未決之疑難，亦漸依次解決。奄地究在何處？是否曾為帝都？學者多未能考定。今卜辭中既有「王入于奄」，「貞今如奄」等語，可與汲塚古文之「盤庚自奄遷于殷」，相印證，則奄為商代重要城邑，且嘗為帝都，似無疑義。且奄當在魯．，居今曲阜東境，似亦可為定論矣。

此外商代之方國城邑在今山東境，而已見於甲骨文，且業經考出者，有兒，齊，雇，攸，濕，曹，鄆，人方等。

一，兒。「兒」字屢見於甲骨文，專家皆釋為郳即春秋時之郳國；或謂地當今山東滕縣東，或謂在今山東郯縣。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征伐類：

上二片當係一時所刻，惜自兒若兒伯以下之文適缺。兒即從邑作之郳國。

春秋莊五年「郳黎來來朝」。杜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孔疏云「郳之上世出於邾；國譜云小邾，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今卜辭已有兒伯，可知郳之為國不始於周。又金文有郳㚸鬲，其文為「郳伯逑母鑄其羞鬲」。依彝銘通例，㚸當是郳國之姓，從女白聲。小邾乃曹姓之國，金文曹姓之曹作嫌，與此不合。用知古本㚸姓之郳國，蓋自殷代以來所舊有，入周以後為邾所滅，以封其子孫。以地本郳國舊地，故亦稱郳，以系出於邾，故又稱小邾也。然小邾之郳與㚸姓之郳，地同而國有先後之異。葉一百二十。

董作賓謂「郳卽小邾」，地當今山東鄒縣，在殷東方。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肅慎之鄰有兒與井，兒卽春秋時的郳國，左氏襄六年傳：「齊侯滅萊，遷萊于郳。」正義「郳卽小邾」，地當今山東鄒縣，在殷東方。卜辭稱兒人，方國：

，兒伯，可知爲殷之諸侯。（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六十五。）

王獻唐謂郳在今滕縣東南五十里，春秋郳分三國考：

當周宣王時，封其子盱於郳，爲小邾。身後子夏父立，別分叔術於濫，爲濫國。夏父居邾，纘成舊統，先後傳二十九世，戰國末葉，爲楚所滅（通考謂爲魯滅）。疆域在今鄒縣中部南部，濟甯東境，滕縣北境。東西北三面界魯，南臨小邾滕國（別詳郳邾濫三國考）。……

夷父顏生子夏父及友，顏當周宣王時（見公羊傳）有功王室，封友於郳。郳，公羊作兒（邾婁人伐兒）。左傳均作郳。二字同音通用。……

郳初亦爲小國，邾滅因沿其稱，友封於此，仍自爲國，故穀梁云：「郳，國也。」郳之舊都，小邾因之，故解詁云：「倪者，小邾婁之都邑」也。

……

左傳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莊五年郳犂來來朝，經注。）寰宇記「郳城在承縣，土人曰小灰城，小邾之譌也。」今滕縣東南五十餘里，有郳城故址，居人

呼爲郞犂城。地居古昌慮城東北，與杜注合。漢之承縣，在今嶧縣西北，郞城地近嶧縣西北境，與寰宇記亦合。牟君祥農曾往勘察，時見周代殘陶，彼此參證，無不吻符。（國學彙編，第二冊，葉十二至十四。）

綜觀以上諸人言論，郞爲殷代諸侯，至周爲小邾，其疆域在今山東鄒縣，滕縣，濟寧諸縣境，故或謂郞當今鄒縣，或謂在今滕縣東。至於郞城則當以今滕縣東南五十里之郞犂城爲是。

二，齊。「齊」字亦屢見於甲骨文，蓋係今山東臨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方國：

齊，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齊，初都營邱，即今山東臨淄縣地。（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七十二。）

卜辭通纂考釋征伐：

齊當即齊國之前身，蓋殷時舊國，周人滅之，別立新國而仍其舊稱也。春秋時齊地頗廣大，殷代之「齊」，當指齊之首都營丘附近，今山東臨淄縣

也。葉一百一十四

三，雇。　甲骨文之雇，蓋卽古之顧國，約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方國：

雇，卜辭從鳥從戶，作鳫，鳥隹同文，當作雇，疑卽古顧國。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朱右曾詩地理徵「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會齊侯邾子，盟于顧』。杜預云齊地，卽此。」國語鄭語「祝融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可知顧爲古國，故地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七十一。

卜辭通纂考釋畋遊：

雇，王國維釋扈，謂「雇字古書多作扈，詩小雅桑扈，左傳及爾雅之九扈，皆借扈爲雇。然則春秋莊二十三年『盟扈』之扈殆本作雇。杜預云『滎陽卷縣北有扈亭（今懷慶府原武縣。）』（觀堂別補四。）今案此說不確。上第五六九片及五七〇片屢言「征夷方在雇」，又第五七三片言「在齊𩁹，隹王來征夷

方」。則雇地當於山東求之。余謂此古顧國也，商頌長發「韋顧既伐」，王應麟云「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原注：寰宇記作「縣東南。」）夏之顧國（原注古今人表韋鼓，鼓即顧，見詩地理考。）左傳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杜預云「齊地」者即此。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是也。（葉一百六十。）

四，攸。攸字亦見於甲骨文，說者謂即鳴條，約在今山東定陶縣左近。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方國：

攸，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地望十九，釋攸爲古攸字，亦即條之緍文，舉漢書何條題字作攸，攸即條之緍（說詳原考），疑攸即鳴條，其說甚是。孟子「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是鳴條原屬東夷之地。焦循正義「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當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寶典」，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三鬷即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亦不遠」。定陶在今山東濟寧道，鳴條或即在其左近。（殷虛祝祭中牛

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七十二。

茲將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地望原文抄錄於下：

攸古攸字，許說从攴从人，水媎，此不从水媎，亦即條之媎文。漢書何篠題字篠作𠤳，攸即條之媎，从⺮从乚誼同說文解字，其或从⺮，或从㗊，可證攸或即鳴條歟？集四。

郭沫若亦認王襄說「攸即鳴條媎文」，而以爲其地應在今安徽桐城附近。卜辭通纂考釋征伐：

攸字王襄謂條省，疑即鳴條。案其說近是。天問「何條放致罰」，鳴條正省稱爲條。夏本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集解引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二說不同。考魯語言「桀奔南巢」，南巢故城在今安徽桐城縣南六十里（據寰宇記）。與鳴條縱非一地，亦必相近，則鄭說是也。集一百一十四。

郭董二氏論據不同，說亦各異，董說證據似較充實，應從董說。然舜是否爲東

夷之人？是否曾都安邑？種種問題皆傳說紛紜，迄無定論。

五，漏。漏字亦見於甲骨文，董作賓謂爲鬲水合文，在鬲縣，即古鬲國，在今山東德縣北。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方國：

漏。卜辭從鬲從火從水作瀀，瀀當同鬲，疑即鬲水合文。鬲水當即鬲津，爲古九河之一。尚書疏「李巡曰：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在鬲縣。」鬲縣古鬲國，春秋襄四年左氏傳「靡奔有鬲氏」即其地。後屬齊，爲鬲邑，故城在今山東德縣北。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七十一至三百七十二。

志謹案鬲縣—古鬲國，應在今德平縣境，在德縣東，在德縣北誤。

郭沫若則以爲㓞字應作濿字解，濿當即春秋時楚之潛邑，今安徽霍山縣東北一十里爲濿城，即其地。卜辭通纂考釋，征伐，第五七四片：

㓞字屢見，或作㓞見下第五八七片，舊識。余謂此乃从水从㓞之字，㓞與金文䍜朕「郘䵼」䵼、陳公甗「叔夜鼎」。等字同例，乃从䍜心聲。䍜者䍜之異，心乃心字。以聲類求之，則濿乃古濿字也。从水，則爲濿矣。濿當即春秋時楚之

灊邑（見左傳昭廿七年），今安徽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有灊城，即其地。葉一二四。

然據董氏所考「征人方所至之地」，其中可考之五處中有四處在今山東境，若將灊除外亦有三處；且若其表爲可靠，則灊亦應在山東境，不應在安徽。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方國：（下文及表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七十一至三百七十二。）

錄前節，征人方所至之地，至少也有一年之久，即自第一年的七月至第二年的六月，至于征人方所到的地方，據前表所列，也有五處可考，更列一簡表如下：（表十八）

月	日	所在地	月	日	所在地
（七月，八月）		（？）	十二月	癸酉	攸
九月	癸亥	雇		癸未	舊
（十月）	癸巳	灊		癸巳	攸

十一月	癸丑	攸	正月	癸卯	攸
	癸亥	攸		癸丑）	攸
二月	癸酉	攸	（四月）		
	癸巳	齊	（五月）		
（三月）	？		六月	癸巳	齊

如此表所列爲當時事實，九月癸亥（按明義士先生推算爲帝辛十年九月二十日）師次於雇，十月癸巳（應爲十月二十日。）師次于淵，前後相距僅三十日，古代行軍速度每日至多可約四五十里，且遇有交戰之事則或數日不能前進一里。如上表中所示，十一月癸丑至十二月癸酉均在攸境。雇爲古顧國，（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此爲學者所公認。若淵在山東德縣以東，則二地距離約可四百里，則作戰用三十日時間，前進四百里頗有可能。若淵爲灊在今安徽霍山縣，則與雇相距約千有餘里，則頗不易，且據近

人考究帝辛征人方所至之地，除郭氏此說外，尚無第二地係在安徽境，而多在山東境，董說似爲近是。

且十二月癸巳（按明氏推算爲三十日），師次于澝，翌年正月癸卯（應爲正月初十日）。師于攸鄙之永，則相距僅十日，則尤爲不可能矣。明義士先生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十三，人方之爲齊地：

由上錄卜辭可知紂在伐人方（人方即夷方，吳大澂字說所載）。師出於十年九月丁酉日。……來師名爲攸侯名喜。……九月三十日師次于雇，十二月二十日在舊，十二月三十日在澝（亦作濼，或作濡陳，蓋爲一地）十一年正月十日師入于攸鄙之永，正月二十日入于攸，攸或其都）。二月三十日在丁齊。（齊大季刊，第一期，頁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二十九。）

攸即鳴條，應在今山東定陶縣左近，則十二月三十日在澝，正月十日師入于攸鄙之永，頗爲可能。郭氏謂攸當在安徽桐城，則十日之間由安徽之霍山縣至桐，固極屬易易。然「正月二十入于攸，二月三十日至丁齊」，似又難能矣。應

從董說，郭說非是。

六，曹。　䵼字亦見於甲骨文，應爲今曹字，爲古曹國。郭沫若疑爲衞之曹邑，在今河南滑縣白馬城。王靜安則斷爲在今山東定陶縣，曹國。卜辭通纂考釋，征伐，第五六六片：

說文「䵼，二東，𣍘（今作曹）从此，闕。」案說文言闕，乃後錄書者所注語，謂原書此處有闕文，非許君闕疑之意。唯文適闕，遂無由得其音義。今見於卜辭者乃國名，又由猷之地望以推之，則䵼或卽𣍘省，疑衞之曹邑。（今河南滑縣白馬城）卽其故地。（葉一百二十下）

王靜安三代地理小記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

殷虛卜辭中所見古地名，多至二百餘，其字大抵不可識，其可識者亦罕見於古籍。……此二地皆在河北，其在河南者曰亳（見上），曰曹（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地記，葉八。）

應以此說爲是。曹當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王靜安稱今山東兗州，誤。太平

寰宇記河南道曹州：

曹州（濟陰郡今理濟陰縣），禹貢豫州之域，……于周又爲曹國之地。……按曹國在州東北三十七里濟陰縣界，故定陶城是也。……

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屬濟陰郡。自漢至周皆爲定陶縣之地。卷之十三、葉十至十三。

路史國名紀周氏：

䡴。侯爵，與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陰界有定陶故城，即古䡴國，南二十有䡴城，有䡴南山，周爲曹州。（今興仁府。）卷五，葉六。

此「䡴」字與說文之「䡴」字，甲骨之「𣡕」極相近，應爲一地。續山東考古錄曹州府定陶縣：

古陶國，夏三朡國，周曹國都。……

尚書序「湯伐三朡」，孔安國注「今定陶」。……元和志濟陰縣古曹國，在縣東北四十七里。……漢志：「定陶故曹國。」元和志：「古曹國故定陶

城是也。卷二十二，葉十一至十二。

郭沫若謂「疑衛之曹邑（今河南滑縣白馬城），即其故地」，誤。路史國名紀高陽氏：

曹二：侯爵，曹姓之始，僧輩也，今興仁（原作亡誤）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三十七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若衛之曹則下邑也。一曰漕，在滑之白馬。卷二，葉九至十。

七，聖。郭沫若疑聖即戰國時齊邑之剛壽，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卜辭通纂考釋征伐，第六〇六片：

聖疑即戰國時齊邑之剛壽。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鄆州之縣。」在今山東東臨道東平縣西南。葉一三三。

考太平寰宇記兗州龔邱縣有故剛城：

龔邱縣。……故剛城，漢爲剛縣，廢城在今縣東北。卷二十一、葉十三。

鄆州有壽張縣：

壽張縣。漢爲壽良縣屬東郡，故城在今縣界。應劭曰：「光武叔父名良，故改爲壽張縣，屬東平國。卷十二，葉五。

元和郡縣志河南道鄆州：

壽張縣。本漢壽良縣也，屬東郡。後漢光武以叔父名良，改曰壽張，屬東平郡。……武德四年屬壽州；五年廢壽州，屬鄆州。卷十一，葉二。

又兗州：

龔丘縣。本漢寧陽之地，屬泰山郡。後漢改屬東平國。高齊文宣帝移置平原縣，于漢寧陽縣城北十七里，今縣理也。隋以此縣與德州平原縣同名。以縣東南二十里有龔丘城，遂改爲龔丘縣，屬兗州。卷十一，葉十一。

按壽張縣仍爲今之壽張縣，在今東平縣西，謂在東平西南亦可。龔丘縣卽今之寧陽縣，則在今東平縣之東南。郭氏謂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似將剛壽混爲一地，壽固可謂在東平西南，剛則不可稱在西南矣。卜辭之「丙辰卜在𠛁」之𠛁應爲一地，非二地。若謂「𠛁」爲齊之「剛」，則應稱在今東平縣之東南，西

南誤。

八，人方。　人方蓋爲齊地。明義士先生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十三，人方之爲齊地：

按公羊傳僖公一年「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何？齊地也。」所言之齊與前舉甲骨載一月二十日所至之齊應爲同地。蓋傳言夷爲齊地，而甲骨攸侯喜征夷方亦至齊而止。是則所謂人方國者在今齊地可斷言矣。武王封太公望于齊，齊即今之臨淄。臨淄當齊之中央。甲骨言至于齊，或即至臨淄而止也。（齊大季刊，第二期。葉一百二十九。）

郭沫若則謂尸方即東夷，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卜辭通纂考釋，征伐第五六九片：

「癸亥王卜，貞（旬亡）畎。在九月，王正征尸夷方，在雔雇。」尸方亦見於金文。……與卜辭所記者蓋同時之事。舊多釋尸爲人，余謂當是尸字，假爲夷。（金文南夷東夷字作南尸東尸。）它辭言「在齊餗王來征尸方」，則尸方當即東夷也

。征尸方所至之地有在淮河流域者見第五七四片及五八六片。則殷代之尸方，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葉百二十二。

蓋郭氏釋「濡」在今安徽霍山縣東北三十里之濡城，釋「攸」在今安徽桐城附近，故有此釋，攸濡應皆在今山東境，已詳論於前矣，則人方國亦應在山東境。

董作賓亦謂人方即是夷方，即是東夷。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銅器中「征人方」的記載：

人方即是夷方，即是東夷。說文解字「夷，東夷之人也，从大，从弓。」段玉裁注云「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與夏不殊，夏者中國之人也。从弓者，肅愼氏貢楛矢石砮之類也。古文夷作𡰥，从尸，尸亦人字。周禮注「夷之言尸也者，謂夷即尸之假借也。」」金文中東夷，淮夷，夷皆作𡰣。據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六十七。

帝辛（公元前一一五四—公元前一一二三•）征人方乃殷末重要事蹟！董作賓謂征人方歷時約

一年有奇，當在帝辛之十五年。征人方所到之地則有雇，㵒，攸，舊，齊等。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帝辛時的「正人方」：

殷代末葉有一件重要的戰史，被史家湮沒遺闕了，這件戰史就是征人方。我們既已認定了殷虛遺物的包涵乃在帝辛之世，又殷虛之成因爲堆積廢毁而非漂沒（詳坑位節），于是才發現帝辛時的征人方卜辭，及與征人方相關的各種遺物。在第四次發掘E區的一個坑裏有記着「征人方」的卜辭，來自海濱的鯨魚胛骨，刻着祀「文武丁」的鹿頭，和一個大象的下顎，這些有意義的堆積的各種遺物，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它們有相互的密切的關係（參看附圖六）。

這里就征人方的各種傳說，記載，卜辭，有關係的出土物，一一論述于次。

子，紂克東夷的傳說

春秋時代，有一種比較普徧的傳說，就是殷朝末年的東夷之叛，和「殷克

東夷」。春秋昭四年左氏傳：「夏桀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十一年傳：「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

以上東夷背叛，紂克東夷的兩種傳說，一個是椒舉諫楚子的話，一個是叔向對韓宣子的話，而所舉都是紂與東夷的交涉，又同時用夏桀作陪，這故事是殷末的一件重大戰役，所以北至韓，南至楚，傳播得如此之遠。呂氏春秋古樂篇也載有商人與東夷的故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

商人爲虐東夷所服之象，有勞周公以師逐之，可見這殷人與東夷的戰爭在殷之末季。這些故事的素地，都包涵着一種重要的史實，……我們可以由此得知殷代末年的這些事蹟：

東夷曾在帝辛之世，背叛了殷人。帝辛曾征伐東夷，並且攻克了他。征東夷的時候曾服象。……

丑，　銅器中征人方的記載

人方卽是東方，卽是東夷。……殷文存所錄丁巳尊，殷作父己甗，皆有「人方」的記載：「丁巳王省夒京，王錫小臣俞夒貝，惟王來征人方，惟王十祀有五。彤日。上卷，二十六葉……從丁巳尊可知「征人方」在王之「十祀有五」，當是帝辛的十五年，……寅，

鹿頭刻辭與征人方

第四次發掘殷虛在村北濱洹之地，發現了鹿頭的刻辭，這刻辭同坑出土的有刻着「王來征人方的骨板，鹿頭可惜是殘缺了，文辭如此：「戊戌王蒿田缺文武丁，秝，缺王來征下缺。

這刻辭的時期，有文武丁之祀，可以知道至早到帝乙之世，帝辛是更可能的。更從字形，書體來看，和卜辭中征人方正同，可見是同時之物，而末行正字下所缺的也當然可以是「人方」了。……

鹿頭刻辭出土的情形，是在一個鯨魚的肩胛骨的旁邊，中間又有巨象的下顎骨，而卜用的牛胛骨料也堆積在鯨魚骨的上面。看了這一幅鹿頭出土的

寫眞，可以知道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同時也可以這樣的解釋他們。這鯨魚的肩胛骨，無疑義的是得自海濱，不啻征「人方」所獲珍異的戰利品。這象的下顎骨，也許就是「服」以「爲虐於東夷」的功象，因爲他是服戰役而犧牲者，所以留作紀念。這並不算是附會，它們既然同在一坑，彼此就不能說是毫無關係了。

丙，「征人方」卜辭的排比

這可以說是帝辛時「征人方」破殘的史乘之一頁。由許多卜旬之辭，可以推知征人方的時間，前後在一年以上，以三塊有月份的卜辭爲主幹，又以旬爲單位，不使重複，依六旬之次而排比起來，其餘的可以聯貫的卜旬之辭也穿插其間，成爲下表。……

此表雖然所集的十塊卜辭，不一定要在一年，但是這個排比，也有一種線索，可以聯貫下來，如七，八，九月的貞人是黃，十二月與正月同在一版，二月也見于卜辭，三月以後所列，皆是王親卜之類。

辰，征人方所至之地

觀前節，征人方的期間，依旬計之，至少也有一年之久，即自第一年的七月至第二年的六月。至于征人方所到的地方，據前表所列，也有五處，即淮，潏，畓，攸，齊。可考。……

以上各地皆在山東境內，殷之東方，可徵為征人方必至之地。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六十八至三百七十三。

明義士先生謂人方爲齊地，率師征人方者爲攸侯喜，征人方凡有三役，人方曰即伯夷，攸侯居奄。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

由上錄卜辭可知紂辛伐人方，師出於十年九月丁酉日。……率師者爲攸侯名喜。……

按公羊傳僖公二年「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何？齊地也。」所言之齊與前舉甲骨載二月三十日所至之齊應爲同地。蓋傳言夷爲齊地，而甲骨攸侯喜征夷方亦至齊而止。是則所謂人方國者在今齊地可斷言矣。……

一九一五，六年予獲甲骨中有四片係人頭骨，上刻有字。四片未能對介。其一片有字兩行，上下缺。一行曰「且乙伐」，一行曰「人方白」。初以爲贋品，今知其眞。蓋與中央研究院發掘之獸骨刻辭字體相同也。所謂人方白名，證以春秋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知夷伯者卽人方白，後世所謂東方之賢人也。又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盡心章孟子復爲此說。此處所言之伯夷，當卽春秋之夷伯，亦卽甲骨所載之人方白。伯夷避紂于北海之濱者，蓋適于攸侯喜之征伐也，以其不耆於紂，故聞文王之興，而有來歸之思。惟太公歸周，武王尊爲尚父，而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念舊惡」，是以其聖德爲後世東方所崇奉，並建廟以祀。孔子曰：「民到於今稱之」。—孟子及晚周諸子多稱道之。太史公則列入列傳第一。

紂辛伐人方屢見於商代銅器，如攈古錄……又二之三，四十六頁「艅[illegible]一曰」

于己干省㚤日，王賜小臣艅㚤貝隹王來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前甲骨言隹王十祀征人方，而此器言王來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前編卷三，二十八頁五版爲彖卜王二十祀，與前編二卷十六頁六版亦爲彖卜言征人方在濼睞又在攸，因知此兩版同一時代。是則紂辛之伐夷亦有十祀之役，有十又五祀之役，復有二十祀之役。前後三興師矣。……

由上所述，知人方卽齊地之夷方。並知人方伯乃夷方伯伯夷，曾爲紂辛所伐，辟紂居北海之濱。但武王起甚推崇之。被征伐之人方粗知其概矣。然率師征伐者攸侯喜究爲何人，史未之載。……

從商師征人方之次可知攸邑處于濼睞與齊睞之間。從上錄攸爲地名之辭中，又略知攸之地望。……攸應在齊之西，殷虛之東。……

由上列甲骨與金文觀之，可知攸乃一地名，位于殷虛之東，臨淄之西。而攸侯喜卽攸之諸侯也。……

上引二段之註釋常釋「攸」爲關係代名詞「所」，余則讀爲攸侯喜之名。

並認爲有其可能。周克商後，百姓歸順，甚至多士得遷于洛，爲周之百僚但有攸不爲臣，並在東方奄地作抗周運動。於是周公東征踐奄，民衆齊來歡迎，惟四方無攸來賓。……若攸侯居奄，卽魯地，人方卽齊地，此卽東方分爲齊魯之一因。齊大季刊，第二期，頁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二。

總之，帝辛征人方誠乃殷末一大重要事蹟，前後似有三役，卽十祀之役，十五祀之役，二十祀之役是也。此外是否尚有多役，不得而知，因甲骨文之發現與研究，仍在幼稚時代。出土甲骨既有限，而研究專家所獲結果亦多來自猜臆。當時事蹟是否皆仍存於現有之甲骨中，現存於地中者是否皆能盡數挖出，種種問題似不易解決。

然甲骨文對於商代史已有極重要之貢獻，則莫可諱隱。如帝王世系，重要人物，都邑方國，紀年月日法，傳統法，宗教儀式，宮室建築等等，舊史記載若隱若顯，似眞似僞者，今則一一證實矣。

奄在今曲阜東似無疑義，攸當在今定陶縣左近，人方白是否卽爲伯夷似尚疑問

太史公作史記將伯夷列傳置於第一，然篇中恒將伯夷叔齊並舉，而今甲骨中祗見人方白，尚未有叔齊何也？最近之將來或可出現。

庇亦曾爲殷代都邑—— 地當今山東省魚臺縣西南之費亭。

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

紀年云：「祖乙居庇，帝開甲祖丁因之。」庇地何在？舊亦鮮徵。今自南庚自庇遷于奄考之，蓋卽春秋魯國之比蒲與蚍。春秋屢言大蒐于比蒲；杜氏注，「魯地，闕。」而昭十一年經云，「五月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郲子，盟于祲祥。」定十四年經云，「大蒐于比蒲，郲子來會公。」魯蒐比蒲，卽會郲子，比蒲必在魯之南疆，與郲爲近。哀五年經，「春，城毗，」杜注，「無傳，備晉也。」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由備晉說推之，謂在魯之西境。毗諸毗比聲，與比蒲自爲一地之異名。比蒲在魯南，毗在魯西，合而齊之，毗必在魯之西南疆。

魯之西南疆雖無毗蹟可尋，却有費邑可考。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

。」顧棟高曰，「費魯大夫費庈之食邑，與季氏費邑有別。季氏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庈父費邑在今兗州魚台縣西南。」按魚臺縣清屬濟寧州，郎亭在其東北，費亭在其西南，與左傳所謂「費伯城郎，」地望適合。又按今地志，魚臺東至滕縣白六十里，滕縣北至曲阜約白四十里，曲阜爲魯虛，滕爲邾虛，是魚臺費亭與邾魯成犄角形，費亭正在魯之南疆。

費比聲之轉，古文嘗通用。如今本尚書「費誓，」說文引古文尚書作「粊誓，」是費伯之費，古文或作粊。粊毗俱諧比聲，則謂毗與比蒲即費庈父所居之費；祖乙所遷庇邑，亦卽魯西南疆之費邑，絕非意必之辭也。定四年左傳，「周公相王室，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後漢郡國志亦云，「魯國，古奄國，」奄里在今曲阜縣東二里。然則南庚自庇遷于奄，卽自費邑遷于魯。魯在今山東省曲阜縣，庇在今山東魚臺縣境，盤庚自奄遷殷，實自東渡河而西，舊說以爲自南徂

北，蓋亦失之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頁一百零一。

按竹書紀年庇誠爲殷代重要都邑，自祖乙由耿遷庇，其後凡三世皆居庇，至南庚始自庇遷奄，茲摘錄於下：

祖乙名滕，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十九年陟。……

祖辛名旦，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十四年陟。

開甲名踰，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五年陟。

祖丁名新，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九年陟。

南庚名更，元年丙戌王即位居庇。三年遷于奄。……卷上，葉二十一至二十二。

志謹案自祖乙至南庚居庇，及南庚遷奄，俱載古本紀年，見太平御覽八十三，惟無年數。

據此可知庇爲帝都凡四十八年。丁山謂庇即比蒲，在今山東魚臺縣頗有可能。至於「四十八年」則不可靠。

殷代之肅或亦在山東境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五，方國：

在武丁時，東方的屬國有肅，與兒和井方爲隣；……「自東肅」猶言自東方的肅國。肅疑即肅愼氏　爲殷時東方的屬國。……肅愼氏在殷爲諸侯，殷滅之後，不得不納貢于周室。肅愼之鄰有兒與井，兒卽春秋時的郳國、（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百六十四至三百六十五。）

郳既在今山東鄒縣嶧縣一帶，肅在殷東方又與郳爲鄰，則亦當在今山東西南境矣，惜尚未考得其確當何地耳。

據董作賓稱殷代之「貞人卽是史官」，若然則商朝史亦謹卜辭式之片段記載，難窺其全豹矣。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貞人：

甲，貞人卽是史官。……在肩胛骨臼的刻辭中，又發現了這問卜的貞人，也就是當時記事的史官。這可以說是一件極有趣味的發現，三千多年以後的我們，可以看見三千年前的史官所親手書寫的文字，並且可以指出這是某

人某人的作品，……這發現在骨臼的刻辭上。

由刻辭的史官，字體，所在的骨版上的貞人等，均可證這種刻辭是在第一期武丁的時代。這是一時的風氣，武丁的史官們，想出了廢物利用之法，把骨版窠臼之處，拿來用作記事的簡册。骨版的窠臼，本是圓形，中間少窪，因爲平面放置骨版時要穩定的緣故，他們便鋸去了一半，留下一半，恰似那上下弦的月光，這半月形的骨臼，雖然微窪，却甚光滑，所以當時史官就拿他作記載一樁事體之用，這事體便是『帚矛』。在每一個記載之下，很明白的簽署着記事的史官的名子。例如：

（三七）帚井示五矛。 亘。

（一三八）乙未，帚妹示矛。 㱿。

這兩辭均刻在肩胛骨臼的內面，很明白的表現這不是卜辭，因爲他沒有卜，貞的字樣，第二他不能鑽灼，沒有兆璺。這是一種純粹的記事的文字，記載的是頒發各處兵器『矛』的日子，件數，和經手記事的人 史官。

上兩辭的亘，殸，便是簽名的史官。可以注意的，就是亘，殸，兩位也同時是武丁時代的貞人。（慶祝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三四四至三四五。）

史官之記載既如是之簡單，則欲明瞭殷代文化情形，祇可由卜辭及其他出土古物推測之

按殷人活動之中心，蓋在今河南及山東西部一帶，山東西部之文化應與殷虛文化相去不遠，況殷爲東方民族，契曾居蕃，相土東都又在岱下，湯都之亳，祖乙所遷居之庇，南庚所遷之奄又皆在山東境，則山東西部之文化即殷之文化矣。卜骨已發現於山東歷城之城子崖及滕縣之安上村，山東之黑陶亦傳播至殷虛，彼此之聯關已可概見。

殷代（公元前一七八三—公元前一一二二）文化概觀——近人有依據甲骨及他古物而總論殷代之文化者：茲摘錄於下，借可窺見殷代山東西部文化之一斑。李濟之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

就陶質說，殷虛出土的有灰色粗陶，紅色粗陶，黑色細陶，白色細陶，及

一種高度燒加釉的陶。灰色與紅色粗陶均是與仰韶共有的；城子崖也有同樣的灰色粗陶。黑色細陶爲城子崖式，彩爲仰韶式，白陶與高度燒加釉陶爲殷虛所獨有。就形制說：圈足與平底類爲最多；圜底三足類次之；圜底單足，凸底，四足，又次之。形製已專化的有鬲，甗，皿，盤，尊，洗，壺，瓿，釜，盆，碗，杯，罐，缸，等；這是單就歷史期間有名可定的說。還有幾種形制已極專化，然尚不能定的，如形似將軍盔之侈口圓身單足式，與形似喇叭之侈口長身圜底式，兩種所出均甚多。發掘時爲呼叫靈便起見，一個叫着「將軍盔」，一個叫着喇叭器。「將軍盔」似與溶銅業有關。「喇叭器」的用處尚不能定。陶器附着品中之最顯者爲蓋與耳；蓋之形狀甚多，有時刻字；耳或作獸頭形，有可穿繩的，很少能容手的。

陶器上之紋飾，除一塊仰韶式之以彩色顯者外，均爲刻劃。粗陶文飾最簡；黑陶與白陶最複雜。文飾之母體有兩類：爲動物飾與幾何形，亦有介於二者之間的符號化之動物形。

次多之出土品爲動物骨。動物骨中已認定者爲：牛，豬，鹿，羊，馬，兎，狗，虎，熊，象，龜，鼈，鯨，鷹，雞等；以豬牛之遺骸爲最多。牛，豬，鹿，羊，狗，均有兩種。牛之用兼祭祀與占卜；其餘的或以祭祀或供食品或只狩獵之擄掠品而已。骨料多用作製器。

骨器中兼有武器用器與裝飾品。用器中最多者爲簪髮之笄與食用之柶；兩種均刻有富麗的花紋。骨製武器以簇爲最多，間有矛頭；此外多爲滿雕文飾的裝飾品。牛與鹿的角，豬與象的牙，均爲重要之製器料。角製者多爲武器與用器；牙製者多爲裝飾品。

石器之多不亞骨器，它們的用途較廣。有類似陶器之容量器如皿等；武器有簇，矛頭，與槍頭；用器有刀，斧，杵臼，磨石等；禮器有瑗，戚，璧，琮等；樂器有磬；並刻作豬，鳥，人像以作祭祀建築或裝飾的應用，或琢成特種花紋鑲嵌於他物作裝飾品。石器之原料不一樣，來源的遠近不同；有類玉者，但未發現眞正之和闐玉。

金屬品有黃金塊及小片金葉，成塊的錫及製成器物之合金類的青銅器。青銅武器有鏃，矛頭，戈，瞿等類；用器有刀，斧，錛等形制多像歐洲青銅時代之第四期物品與葉尼塞河流域出土之青銅器。禮器殘片甚多，無完整者，但有作禮器之大卅銅範可證。青銅所作的禮器，大約在殷虛廢棄以前，都運到別處去了。純粹裝飾用品如「饕餮」「蚌殼」等亦有爲青銅鑄成者。占卜宗廟之事多用硃砂，或塗於白陶，或塗於甲骨，或塗於禮器，或塗於樂器。硃砂可煉水銀，亦爲當時所知之金屬料。

貝蚌多琢成嵌飾，亦爲當時之通用貨幣。貨幣多用鹹水貝；裝飾多用淡水貝。

占卜以甲骨；遺留下來的，以無文字記載者爲多，有文字者不過十分之一。甲以腹甲爲多，背甲參用；骨以牛肩胛骨爲最多，羊鹿肩胛骨參用。

除占卜文字外，陶器骨器與獸頭，亦有刻劃文字者。

這個單子，總算把六次殷虛發掘所得器物的種類，都包括了。但這只是說

那可以移動的物品。那不能移動的發現，大都關于建築的，也自然是同樣的重要。由版築的存在，可以推想那時建築的性質；由長坑圓坑及黃土台的研究，可以推想那時建築的形態。由這些建築遺址爲準，各種遺物在地下原來之位置及其相互的關係，都是有意義的了。

由這些發現及甲骨文字研究，我們現在對於殷虛文化可作以下的論斷：

一，殷虛文化層，是一個長期的堆積，代表一個長期的佔據；這有好幾方面的證據。小屯地面下除了一浮層略有現代文化物及一層隋唐墓葬外，只有一層繼續堆積文化層　就是我們所認的殷商文化層。殷商文化層雖是繼續的，却於繼續中又表顯接連不斷的變遷。變遷最大的關節就是版築；版築以前爲一期；版築以後又爲一期。…單據此類遺跡說，殷商文化層可分爲：（a）方圓坑時期，（b）版築時期。這種分期辦法，亦可就出土的物品中證實之。上文已論到陶片的數量及種類，並各種類之與他文化的關係。粗陶中之繩紋及方格紋與細陶中之黑陶與白陶皆顯爲兩個時代之產品，在後

岡發掘中已完全證明了。銅器的形制與文飾的變遷，均可分爲兩個時期。……，殷虛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中確可指爲原始於東方的爲：骨卜，龜卜，蠶桑業，文身技術，黑陶，戈，瞿，戚，璧，瑗，琮等。確與中亞及西亞有關者爲：青銅業 矛，空頭錛等。顯然與南亞有關者，爲：肩斧，錫，稻，象，水牛等。這些實物都是構成殷虛文化的重要成分，已與那時人民的日用及宗教生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不是短時間的一個湊合。換句話說，他們的背後已經有了一大段的歷史。要是我們能把上列的諸實物，每一件的移動的歷史都弄清楚，我們對於殷商以前黃河流域與他處的交通，也可以明白好些，也就可以知道小屯時代的殷民族，能採南國之金，製西方之矛，捕東海之鯨，遊獵於大河南北，儼然爲一方之雄，而從事於征伐，文字，禮樂諸事，全東亞沒有敵與它抗衡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背後的一段歷史，經過我們在小屯的週境及山東發掘，我們也略知道一點了。山東城子崖發掘，證明華北的最東部，在石器分代另有一種與仰韶

式不同的文化，主要的陶器是黑色的，並且有骨卜的習慣。據最近的發現，我們知道這種石器時代，黑陶文化的範圍，西部已達到洹水及淇水流域，整理殷虛陶片，我們又發現了黑陶實爲殷虛遺存中一個重要成分。小屯的週境及淇水兩岸，出現了好幾處彩陶與黑陶兩種文化的遺址，都是彩陶在下，黑陶在上；可見彩陶文化東行到淇水洹水的流域，遠在黑陶文化西行到此區域之前。黑陶文化到淇水，洹水流域的時候，這地方的彩陶文化，已有了很長的歷史。華北東部新石器時代的黑陶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眞正的位置，爲在黃河流域的東部，承仰韶文化之後、啓殷商文化之先。但殷商並不是單純的由黑陶文化或仰韶文化演變出來的。它除了承襲這兩筆產業外，還有別的重要成分如文字，藝術，禮器，樂器等，均有另外一個根基。……

三，殷虛文化是進步的。無論研究殷虛出的那類物品，它的形制總是在一個變化的狀態中，很少保守着一個固定的樣式。陶器中的鬲，皿；骨器中

的簇，笄，柶；石器中的戈，矛；文字中的字形；花紋中的母題；占卜中的占灼的方法，都充分的表現這變化的趨勢。這種尙變的趨勢，只是一種民族性的表現，或者尙有別的原因，都尙不能斷定。但這種事實是很顯然的。（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頁五七三至五七七。）

以上乃考古專家對於殷代文化之論斷，甲骨文學家亦有其推測。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論殷人之宗教信仰有云：

以上關於天象者凡七十三片，足徵殷人之信仰。大抵至上神之觀念殷時已有之，年歲之豐嗇，風雨之若否，爭戰之成敗，均爲所主宰。而天象中之風霾雲霓及月蝕之類，則多視爲災異也。（天象，葉九二。）

論殷人之食貨有云：

以上關於食貨者凡三十七片。大抵殷人產業以農藝牧畜爲主，且已驅使奴隸以從事於此等生產事項，已遠遠超越於所謂漁獵時代矣。於禮有告芻告麥祈年觀籍之事，多與周人同。孔子所謂「周因於殷禮」者也。以海貝爲

貨財之事似已發現，其來源蓋出於實物交易與俘掠。（食貨，葉一〇三。）

又論殷周之關係及殷王之田獵云：

周人已上舞臺，與殷利逆無常。殷人於周獨屢言寇。足證周人文化比它國較高，有寶物或貨財可供寇掠也。亦有稱周侯者，則周亦殷之同盟國，其後稍稍强大者也。周字多作田，象田中有種植之形，足證周人以農業之發達爲其特徵。周人富强卽基於此矣。

殷王好田獵，屢有連日從事田遊之事。唯卜辭記田獵者，其文字多出一人之手，卽以本編而論，由第六一五片至七三〇片之一一五片中，除第六四〇，六五〇，七〇五，七二八，諸片而外，均出一人手筆，且其字跡與卜祭文武丁武祖乙者多同，則好田獵之殷王乃帝乙也。卜辭中帝乙時代之物特多，蓋帝乙時代之坑窖多被發掘，它王同好田獵與否雖未可知，然足見殷時之田獵已失去其生產價值，而純爲享樂之事矣。（畋遊，葉一六二。）

明義士先生商代文化中—商人藝術與物質文明有云：

當遠覽古史，往往以爲遠古藝術必極粗鄙。此極不近事實。李濟博士在殷虛所獲之刻象殘塊及予所有之象牙刻龍之一節，實雕刻之最上品也。雕玉與鑄銅亦極精美。與後代者相較，多未能勝過。其刻紋白陶之花樣亦稱獨步。從蛤殼，象牙，石，半寶石之鑲嵌（此多係嵌于木器者，但木已消失），及銅上骨上之嵌甲，知嵌刻之術亦精。予藏有商代素陶盌一，以之與波司頓美術博物院所藏之商代銅器相較，其綫式之美且勝于銅器。三十年在易州發現之「北伯卣」，亦商代物，其式樣與胎質之美實難勝過。以周代銅器與商代者較，則立見前者之粗醜。試以『毛公鼎』爲證：其文字極爲重要，使孔子知此，當必錄入書經；但刻此種重要文字于此粗陋之器上，則周之爲政者，與商代者相較，實少審美力。（齊大季刊，第一期，頁七）

據上引各節可略窺商代文化之一斑，至於傳統法，律曆，祭祖，文字，宮室，婚媾，官制，及關于於農工業之詳細論述，皆涉商代專史範圍，茲從略。

總之，山東西部既亦爲殷人活動中心之一部，則其遺物之發現於殷虛者將來

亦必能發現於魯西，且「殷虛文化建築在城子崖文化上」，將來考古事業發達，定有大量發現，滕縣安上村卜用龜甲等之發現，其端緒耳，